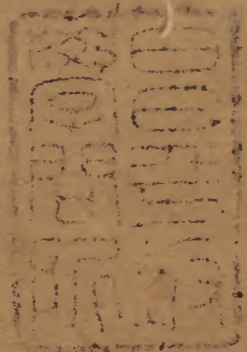


鴻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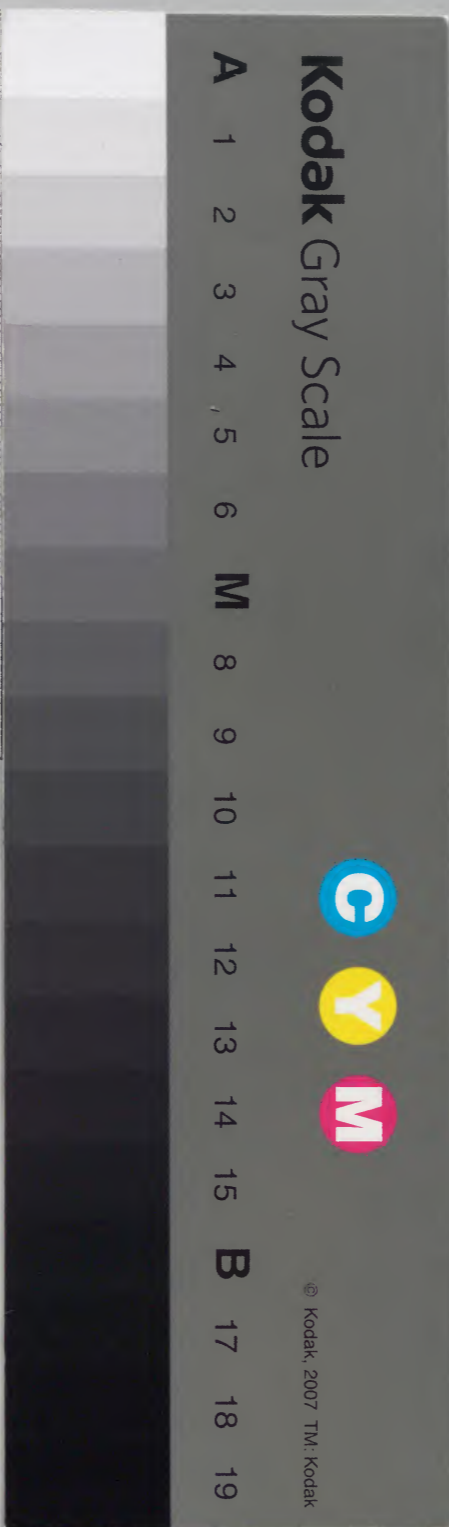
六十一之七



漢書門類			
三〇五〇號	九三函	一四架	二〇冊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三〇五〇號	二〇冊	一四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50	
冊數	20 (14)		
函號	367	51	



第六十卷

官職部

淺草文庫

總論

有虞夏后

除笈

三緊

考察

還債的

為公入相

狀元宰相

三途議

宰相

申屠嘉

公孫弘

相有體

諸葛亮

麻婆

蘇良嗣

郭子儀

又郭子儀

紗籠中

趙普

王旦

得輔臣體

富弼

寇準

北門鎖鑰

無地樓臺

李沆

五相

禮絕百僚

周必大

冢宰

侍郎

都御史

大理卿

京兆

吏部郎

黃門

馬文升

金玉君子

枝乾

嚴德明

趙綽

包孝肅

何彥德

猶神仙

黃門有隙

卷六十一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六十一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官職部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總論

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

明

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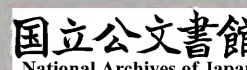
古謂除者如階除等級而進也何新授其官則曰除除與除去不用之音同何也蓋官不可久久則奸弊日深國家滋昏如任重爵者恩威日加聲勢日重人望日久叛亂之萌是興篡奪之禍是作其國必危亡者懼之故

官不可久居其任宋高后臨崩謂大臣呂大防曰卿等
久居其任可退令天子另尋一班新人用正謂此也除
官一字有自來矣近代選曹補授先具舊官於前次書
擬官於後新舊相銜故曰官銜原始秘書

西京雜記拾遺立緊評事出緊赤尉坐緊立緊者以其
行立在此省之次獻可替否也出緊者以其銜恩按覆
彈射不法也坐緊者以其劇縣決遣權豪畏威也故係
號三緊官又吏部銓注拾遺評事赤尉皆以才望清高
標格孤秀者署為之故俗號三緊官山堂肆考
成化中用吏部尚書李裕言外官考察自貪酷老疾罷

軟之外復設才力不及對品改調別省嘉靖間用吏部
言才力不及外官調用俱降一級鳳洲筆記

僧惠陳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永樂中嘗預修大典歸老
太倉興福寺時八十餘矣嘗語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
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受
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少有過犯輕則
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
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還債的邇來聖恩
寬大法網疎濶秀才做官飲食輿馬宮室子女妻妾多
少好受用幹得幾許好事來到頭全無一些罪過今日



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還債討債固是儒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朝廷則省之不能無愧

漢世五爲三公者胡廣四爲三公者楊賜三爲三公者黃瓊楊彪唐五入相者蕭瑀裴度崔胤四入相者韋巨源姚崇韋安石三入相者武承嗣武攸寧豆盧欽望武三思李嶠李懷遠崔湜劉幽求張說張延賞王鐸鄭畋五季三入相者馮道宋五入相者蔡京三入相者趙普呂蒙正呂夷簡張士遜文彥博兗州宋時狀元爲相者四人呂文穆公王文正公李文定公

宋元憲公文穆登第十二年拜文正二十一年文定二十九年元憲二十七年文正文定皆再入而文定穆二入爲尤盛石林燕語

國家取士之途蓋三變云往在洪永間天造草昧士各以所長奮母問所從來時蓋有其人而無其格宣正成弘之世文教大興士品乃定諸服大僚備肺腑者彬彬然多制科之選矣而負奇韞珍之夫亦間緣他途以起上之人不爲厄也時蓋有其格而未嘗限其人嘉隆以來制科益重縉紳大夫十九其人其以科貢起者卽有長材異能多束於資不得表見時蓋格愈嚴而人始病

論材者觀初制如彼今病若此稍稍調停均節破拘攣
之見恢登進之途意至厚也然竟未聞有殊異之材足
以越常調而稱意指者其故何也愚以爲上之所以求
與下之所以應者兩任其過我朝令甲郡國吏受雌黃
於監司而御史臺督察刺舉之固廟廊所爲寄耳目者
也此之是非謬則盡謬矣今監司御史臺旣已抑科貢
之士不得與制科齒斯其人已發憤無聊矣間有所論
薦又皆權有力者不則夸毗而善爲容者也不則有心
計而能得上歡者也甚且以苞苴結矣其忠誠朴魯之
士一心營職固宜親媚於上而事復有大謬不然者夫

白黑不分則趨向不定吏安所勸乎愚故曰上過也若
夫下之人旣厄於制科往往應以不肖之心恣肆而無
檢且曰上固已限我矣我卽傴僂而修繩墨而行無復
之矣故通籍未幾輒挂吏議夫國家之於科貢非薄也
初除而得郡邑吏及弟子師薦而六館諸曹漸而藩臬
假使與乘田委吏程顯較榮斯有間矣柰何薄之耶語
云士必自重而後人重今且不自重也何以令上重耶
愚故曰下亦過夫下之人旣以不用阻而上之人復名
用而實阻之是以兩病今誠欲救其弊莫如審刺舉而
毋眩於名何也刺舉者上所勸懲下者也而當事者不

以實聞是梯僞也國家闢三途之典而刺舉者藉以營其私是借實也愚請詔監司御史臺自今有所論薦務明致其情而實徵其跡毋泛濫尺牘干君上之聽果賢也果能也請毋以格拘而其不然者非但罪其人也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効者坐之爲宜略倣其意抉其名實大戾與夫以權力進者苞苴進者罪其人并罪其所舉之人不以貴勢免不以彌縫貸人心庶乎其知警乎是法也業已有言之而莫行行之而人將病其苛不知當吏治久偷之後綱維不振之日非大有所懲創以破痼習而挽弊風其勢未可也然猶有說焉國初著功令

每歲郡國所貢士皆擇經明行修羣之太學日課而月程之以次列其功能高者補諫議與制科相參此其典至重今太學養士之規稍稍廢怠士以待資至者直傳舍耳甚者不挂名其中輒受職以去夫養之不重則用之不得不輕其勢然也且制科之士業已重其選而難其進卽上意固云吾以是羅天下之士柰之何其不偏重哉重則難反反之必格而不行勢有固然無足怪者說者曰古之用人築可相漁可師牧圉可庸夫天下非無才之患也才而束於格之患也嗟夫士才而束於格者亦千百而一耳千百而一者不常有有之亦未必用

徒令不肖者得藉資以進則愚未見夫任格之爲害而破格之爲利也

蒼霞草二途並用議

宰相

申屠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嘉常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府免冠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也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

弄臣君釋之通旣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史編

公孫弘旣相於是起客館開閣以延賢人一日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日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日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中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居接士之館躬自菲薄俸祿皆以給之

西京

雜記

朱浮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

職官分紀

漢諸葛亮自較簿書楊顓諫曰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
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炊爨雞司晨犬吠盜私業無曠
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
役形疲神困終無所成豈其智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
主之道也 蜀志

盧杞少時與麻婆同賃居婆與議婚三月有女子輜輶
降空呼婆與藥丸種之生一葫蘆大如甕婆割爲二與
杞各一俄時風雲忽起以杞乘葫蘆而上至女所入水
晶宮命坐曰吾太陰夫人也郎君願留此乎地仙乎宰
相乎曰留此女郎奏帝朱衣使來曰杞人間宰相也女

失色令婆領回推入葫蘆中卽至舊處婆與葫俱不見
乃知麻婆女仙也後果爲唐德宗相 太平廣記

武后臨朝薛懷義勢傾當時雖王主皆下之蘇良嗣僕
射遇諸朝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使左右牽拽搭
面數十武后知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往來
勿犯也 唐史

郭子儀爲中書令觀容使魚朝恩請遊張敬寺子儀許
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諷請君無往邠吏自中書馳
告郭公軍相將不利於公亦告諸將須臾朝恩使至子
儀將行士衣甲請從者三百人子儀怒曰我大臣也彼

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爾曹胡爲獨與童僕
十數人赴之朝恩候之驚曰何車騎之省也子儀以所
聞對且曰恐勞思慮耳朝恩撫胸捧手揮涕曰非兄長
者得無疑乎談寶錄子儀有功高不賞之懼中貴欲害
其功遂使盜於華州掘公之先人墳墓裨將李懷光等
怒欲求物捕其黨及公入對但號泣自罪因奏曰臣領
師外伐動經歲年害人之兄殺人之父多矣其有節夫
義士刃臣於腹中者衆今構隳辱宜當其辜但臣爲國
之心雖死無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測公子弘廣常於親
仁里啓第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

問或云王夫人趙氏愛女方粧梳對鏡往往公麾下將
吏出鎮去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悅視之不異僕隸
他日子弟焦烈啓諫公三不應於是繼之以泣曰大人
功業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貴以賤皆游臥內某等以爲
雖伊霍不當如此也公笑而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
官馬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
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構以不臣其有貪
功害能徒成就其事則九族壘粉噬臍莫追今蕩蕩無
間四門洞開雖讒毀是興無所加也吾是以爾諸子皆
伏○郭氏舊史說辛雲景曾爲公之吏使後除潭州都

督將辭累日不獲見夫人王氏及趙氏愛女乃謂雲景
曰汝第去吾爲汝言於令公雲景拜於庭夫人傳粉於
內曰吾大喜且喜汝得一喫飯處趙氏女臨堦濯手令
雲景汲水夫人曰放伊去雲景始趨而去矣永泰元年
僕固懷恩率諸蕃犯京畿子儀統衆禦之至涇陽而虜
已合子儀率甲士二千出入虜見而問曰此何人也報
曰郭令公回紇曰令公在曰懷恩謂吾天可汗已棄四
海令公殂謝中國無主故某來今令公在天可汗在乎
子儀報曰皇帝萬壽無疆迴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使
諭之迴紇曰令公若在安得見之子儀出諸將皆曰戍

狄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不
敵柰何但至誠感神况虜乎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從
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初疑皆持兵
注目以待之子儀乃數十騎徐出免胄勞之曰安乎久
同忠義何至於是迴紇皆捨兵降馬曰是吾父也子儀
長六尺餘貌秀傑於靈武加平章事封汾陽王加中書
令圖形凌烟閣加號尚父配饗代宗廟庭有子八人壻
七人皆重官子曖尚昇平公主諸孫數十人每諸孫問
安頷之而已事上蓋忠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
處必得志前後連罹幸程元振魚朝恩等譖毀百端時

方握強兵或臨戎敵詔命徵之未嘗以危亡迴顧亦遇
天幸竟免患難田承嗣方跋扈狼傲無禮子儀嘗遣使
至魏州承嗣輒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此膝不屈於人
若干歲矣今爲公拜麾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
王侯重貴子儀麾指進退如僕隸始光弼齊名雖威略
不見而寬厚得人過之歲入官俸二十四萬私利不預
焉其宅在親仁里居其地四分之一通永巷家人三千
相出入者不知其居代宗不名呼爲大臣天下以其身
存亡爲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年權傾
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

不罪富貴壽考繁衍安泰終始人倫之盛無缺焉卒年

八十五

出談寶錄

韓琦

相州人

弱冠舉進士第二殿試祥雲捧

日太史奏曰當得賢相活饑民一百九十萬神宗題其
神道碑額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圖繪傳天下

名山藏

唐李藩字叔翰嘗寓東洛妻庶子崔謙女年近三十未
有名宦多寄托崔氏待之不甚盡禮李患足瘡欲挈家
居揚州甚愁悶廼詣中橋問卜胡蘆生生曰公乃在紗
籠中豈畏此迤厄更遠亦可李問紗籠事終不復言遂
往揚州居參佐橋左近有高員外素相善一旦來詣既
去際晚又至云朝來看公歸困就寢夢見舊使庄客卒

已十年某問安得在此曰爲陰吏蒙差與李三郎當直知員外與三郎往還故此祇候某曰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紗籠中人詰之不肯言特報此好消息李笑而謝之數年張建封鎮揚州奏爲巡官會有新羅僧能相人言張不得爲宰相因令使院看諸判官曰並無及李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巡官是紗籠中人僕射且不及張大喜因問紗籠事曰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爲異物所擾餘官則不得也方悟胡蘆生及高所說李公竟爲相

逸史

趙普旣相以天下爲已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

決焉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皇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裯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至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旣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孰可代宋主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

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
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
以歸他日補祿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
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宋主
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
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
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
多忌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
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敢言

綱目

時西北用兵宋帝便殿延訪或至盱食王且歎曰我輩

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爲警戒
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
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
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
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叅政它日之憂也
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
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
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言居重位
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耳朝廷
防制纖悉備具或詢所陳請行一事卽所傷多矣沆嘗

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諫內行
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
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則已
寬矣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
意不享遐壽耶贈大尉中書令謚文靖 宋史

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
坐便殿促召二府宰臣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
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轡既見上曰
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曰陛下

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恩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
心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之體 太平御覽

宋仁宗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
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彥博與弼同
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
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
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
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
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於王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
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將相皆得人矣 綱目

章聖卽位萊公守青州上欲見之謂左右曰寇準豈念我否大臣有不悅者進曰臣聞寇準在青州惟聲色是娛何暇念君父耶會遣中使撫巡山東上曰往問寇準安否北還從取朝見表來以慰朕思公再拜泣而謝使者曰良馬善犬皆知有主豈有人臣不思君父邪但以忌者當路不敢乞歸陛下若不棄臣朝召夕行也要君之章實未敢上旣而果召還領相印

史編

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爲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耻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寢衰竟罷爲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

讀之至不學無術語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
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
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綱目
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舒贈詩曰有
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洎準南遷時北使至內宴宰執
預焉使者歷視諸相語譯導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
公畢坐無荅者談苑

張齊賢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自負常爲真宗言皇王
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帝
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

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
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曰佞
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卒勉以爲真姦邪
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久而自敗一夕內出手
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
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
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
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通鑑
宋張澤民死七日復生自云至一處若瓊瑤世界其堂
上扁金牌曰五相清燕之堂澤民問其守闕吏曰五相

可得聞乎曰呂相夷簡劉相迪李相沆龐相籍富相弼也

名談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富鄭為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門乃還自是羣公稍效之

紀聞

宋周益公長身瘦面狀如野鶴在翰林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個宰相但恐福薄耳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旁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臣見所畫司馬

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為之一笑未幾必大登庸為太平宰相出鎮長沙退休又享清閒之福十有餘年方卒

宋史

諸曹

冢宰

侍郎

都御史

大理卿

京兆

吏部郎

黃門

明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弘治間自本兵晉冢宰嘗曰吾在兵部每夜心行天之邊者一周在吏部每夜心行天之內者一周行邊者思武備行內者計人才

堯山堂

熙寧間傅堯俞拜中書侍郎論事率由大公而未嘗容心其薦引多吉人良士及堯宣仁太后喻近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嗟惜久之兩宮皆

幸其第哭之慟

本傳

宋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職一時名士在館率論資遷轉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無咎以為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之粘核者文潛曰豈不勝汝枝乾乎問者大笑按東北方有果如李每熟不待摘輒便稿土人因取藏之故謂之枝頭乾

山堂肆考

中居於樂橋深自隱諱與齊公氏等宣德末年猶存西軍之過暴苦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訟於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也曾任都察院勾當未是識法度的豈肯如此李問云何勾當嚴公云老子在洪武時曾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者即是也李大驚急扶起延之後堂請問舊事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宴客教授李綺上坐致公作陪公時貧甚頭戴一帽已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刺字憐而問之云老人家為何事刺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遺臣任左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

南丹今老而歸且曰先時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綺
亦大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先輩朴雅安分如此耳談
趙綽爲大理少卿時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禪上以爲
厭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
曰卿惜辛亶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頻將綽斬之綽曰
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
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良久乃釋
之他日又令斬二人綽曰此人當坐杖殺之非法上曰
不關卿事綽曰陛下置臣法司欲誤殺人豈得不關臣
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綽曰臣冀撼天心何論撼

木上乃止時薛胄爲大理卿俱名平恕胄斷獄以情而

綽守法俱爲稱職隋書

包孝肅尹京兆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贓
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辯我與汝分此
罪旣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言紛辯不已吏
大聲呼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斥
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
爲其所賣卒如所約小人姦回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
未嘗有咲人謂希仁咲比黃河清筆談
晉何叔度義熙中人清身潔已子尚之爲吏部郎告定

省傾朝送之叔度謂曰聞汝來送別可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非送何彥德也

見開搜玉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云脉脉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之猶神仙焉

隋唐嘉話

魯國陳正字叔方為大官令黃門侍郎與正有隙因進御食以髮貫炙中光武啗炙見髮怒勅斬正正曰臣罪有當死者三黑山出炭甑冶吐炎焦膚爛肉而髮不銷臣罪一也匣出佩刀匠石砥礪虧肌刻骨曾不能斷髮

臣罪二也臣朗月書章奏側光讀經書日臨御食臣與丞及庖人六目齊視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詔乃罪黃門而釋正

謝承後漢書

劉氏鴻書卷之六十一終

第六十二卷

官職部二

學士

七盛事

覆袍

更活

晏殊

張君房

平句

沒廉耻

御史

約直

白簡

鐵柱繡衣

六職

李靖反狀

膽落御史

范景仁

與御史抗

發朝於此

鳥書

卷之六十二目錄

知浙利病

郎官 中書 博士

顏駟

人瑞

枋頭失利

唐邕

馬周

王勳

岑文本

不受賀

叔孫通

祭酒

附太學生

辟雍

祭酒

署祭酒

橋門

天下儒師

宋訥

李時勉

太學生

納粟例 卷之六十一 小成大成

天子門生

鄉學

秀才附

宣城劉仲達

纂輯

舉秀才

為秀才咲

湯秀才拘數正

召降

秀才選御史

卷六十二目錄終

鳥書

卷六十二目錄

二

舉秀才	為秀才知	秀才	天子門生
李時豫學	秀才	小知大知	
除粟同生			

劉氏鴻書卷之六十二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官職部二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學士

學士之盛事有七新學士謝恩日賜襲衣金帶寶鞍名馬一也十月朔改賜樣錦袍二也特定草麻三也改賜內庫法酒四也月俸並給現錢五也特給親事官隨從六也勅設供帳之盛七也凡此七事並特出異恩有以見聖君待文臣之優厚矣

禁林燕會詩序

韋綬以左補闕為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建德宗常幸

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綱欲馳告之帝不許時
大寒以妃蜀襖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

唐書

宋梅詢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構思甚苦推觚循
堦而行忽見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歎曰暢哉

徐問之曰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宋史

晏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飲宴公貧甚不
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中批除晏
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呈上諭曰近聞館閣臣無不
嬉遊戲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
正可為官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受之意公曰臣

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為之具上益嘉其誠實知

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時卒大用

言行錄

真廟時日本國入貢求本國神光寺記舍人辭不工令
學士張君房代之張退食多潛飲市樓掖垣求之不得
大窘時种放以司諫歸華山張大年為閑忙令云世上
何人最號閑司諫拂衣歸華山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

失却張君房

湘山集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幾數遍每讀徹
一遍即再三咨嗟嘆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
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

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寃苦聲其一曰也有兩
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
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
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拊掌錄

明太祖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
一偵其動靜比報告有所事唯劉子欽袒衣席地酣睡
蓋時初飯罷被酒竟入夢耳上召至謂曰吾書堂爲汝
臥榻也罷其官令往工部辦事子欽略不分訴竟買吏
巾條服之步入工部尚書驚曰劉進士何爲爾欽曰奉
聖旨命子欽爲本衙門吏尚書不敢荅子欽便登堂侍

立與羣胥偶少頃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還報云上笑
速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上曰汝好沒廉耻顧左右還
與冠帶歸內閣讀書子欽又無言遽起謝恩出具冠袍
還閣中卽一日間也

九朝野記

御史

御史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爲伏豹取不出之義謂之

豹直

通鑑

古彈文白紙爲重黃紙爲輕故云臣輒用白

簡以聞今御史白簡卽其事然未聞有黃簡者矣

丹鉛

總錄

周興鐵柱漢制繡衣簪白筆而繩違馭驄馬而明目故

能出則督察萬里入則糾劾百寮揚確而言惟賢是寄
必須名高河朔價重漢南諤諤清風翩翩妙技心焉靡
石直也如絃司馬子瑞爲中丞選御史

監察御史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帳籍隱
沒賦役不均其三察桑農不勤倉廩耗減其四察奸猾
盜賊不事生業爲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弟茂才異等
藏器晦迹應時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貧弱
冤苦不能自伸者王氏彙苑

李靖爲岐州刺史人或私有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
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與

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於告
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
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於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卽日還
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請不坐惜逸御史之名唐新語

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爲左金吾大將軍進馬百五十匹
敬宗却之侍御史温造於閣內奏彈祐違敕進奉請論
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
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矣綱鑑

宋范鎮字景仁知諫院仁宗嘉祐初得疾未有繼嗣中
外危恐公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卽上疏請

建太子前後章凡士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盡白

山堂

肆考

別兒怯不花嘗與阿魯圖謀擠脫脫阿魯圖曰我輩亦當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別兒怯不花屢以為言終不從乃風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聞之即辭避出城所親為之不平請見上自陳阿魯圖曰我博爾朮世裔豈以丞相為難得邪但上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即宜去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阿魯圖博爾朮四世孫也

元史

明正統間御史廬陵孫鼎篤信力行言行政事足以表儀士類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若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勸便服先生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亦未可知小子豈敢不敬故事士子中小試赴舉者插花掛紅鼓樂導送時睿皇北狩之報方至先生語諸生云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泣血嘗膽之時小子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今皆不用乃親送至察院前門而還至今人能道之

菽園雜記

邵玘蘭溪人明永樂丙戌進士襟度軒豁有膽重家貧

力學中鄉舉人監適值迎春會例許監生簪花時執事者畏縮不敢近上前邵取花向上簪之上注目良久見其狀貌魁偉復致意焉既中進士即擢為御史既而點兩浙巡按推舉皆不得人上即呼邵玘堪差玘辭臣以浙人不當往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特命卿耳仍命御史一員協處此亦特恩也

漱石間談

郎官 中書 博士

漢武帝見顏駟龐眉皓首問何時為郎對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老矣久留郎署實用此

漢書

唐鄭肅字仁表為起居郎文章俊拔自謂門第人物文章俱美恃才傲物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山堂肆考杜牧嘗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有比部員外

松

幙紀聞

晉孫盛字安國為秘書監著三國晉陽秋詞直理正桓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言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拜謝請刊改之盛年老性方嚴諸子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私改之

綱目

齊主連年出塞中書舍人唐邕練習軍書自督將以降
勞効本末及四方軍士強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
糧儲虛實靡不諳悉或於帝前簡閱雖數千人不執文
簿唱其姓名未嘗謬誤顯祖常曰唐邕強幹一人當千
又曰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異
人也寵待賞賜羣臣莫及

北齊書

馬周字賓王太宗時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有機辯
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不
見則便思之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事
論多矣援引事類揚確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

不可加一字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亡倦昔蘇張終賈
正應此耳

天中記

武后天授元年壽春郡王成器兄弟五人初出閣同日
受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
臣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勳立召小吏五人各令執筆
口授分寫同時須臾俱畢詞理典贍時人歎伏

舊唐書

岑文本字景仁才名既著李靖復稱薦之擢拜中書舍
人漸蒙親顧初武德中詔誥及軍國大事文皆出於顏
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卽命書童六七
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時中書侍郎顏師

古以謹免職頃之溫彥博奏曰師古諳練時事長於文法時無及者異蒙復用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於是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機密○文本既拜中書令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賀客曰今日受弔不受賀也史略叔孫通爲博士羣臣飲酒爭功或拔劍擊柱叔孫通說上曰願採古禮與奏儀雜就之於是遣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會長樂宮成諸侯皆朝十月儀平旦謁者引以次入殿門自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無敢謹謹失

禮者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拜通爲奉常

彙苑

祭酒

附太學生

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又以法天於雍水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也故謂之辟雍也

白虎通

胡廣曰官名祭酒者在位之元長也古者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先舉酒祭地故以祭酒爲稱舊說以爲示有先也

綱目

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

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為侍中

龜海集

光武始見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上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

平矣

文獻通考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字木魯狎時為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眾為慄然

元史

祭酒宋訥剛嚴當職高皇殊眷之君臣之契莫倫上燕居常思見不欲數召煩勞令畫工陰寫其神以來工往潛處廉幕訥方公服危坐不語工亟圖以進上覽之收訖明日訥朝罷上謂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坐堂上乎對曰然上曰何以有怒色訥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踏

而碎茶甌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有負
陛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何以知之上
出像語其故笑而慰之更賜以茶

皇明實錄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奏
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詣國子監聽講
上命以三月三日往於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監始
攜茶湯果餅之類甚豐祭酒李先生時勉命諸生立講
五經各一章罷設酒饌奏款諸侯伯讓曰教授之地皆
就列坐惟太師與先生抗禮飲甚歡太師屢辭先生曰
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後命諸生歌鹿鳴之

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此亦太平事也

寓圃雜記

太學生

按我朝納粟入監事例濫觴其源一開末流不可復塞
後來遂援此例以賑饑甚至援此以接濟大工迄無止
息之期正統以來承平日久天下事無不玩愒廢弛而
太學爲尤甚祖宗朝最重太學慎選貢徒文行兼備者
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卽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
士等故洪熙初猶選監生吳信等爲給事中自時厥後
其法寢廢迨至納粟上馬例行與舉貢皆一例無復教
養實意彛倫堂遂爲錢虜交易之地大司成止爲執簿

撥歷之官博士助教徒爲冗員無所事事太學虛文視天下郡縣學校相去何能以寸

皇明通紀

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二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文獻通考

紹興二十五年以趙逵兼普安王府教授逵時爲禮部郎及引對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是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莫有以切磋之逵因奏言路久壅願陛下廣覽並聽

勿以微賤爲間庶養成敢言之氣上嘉納之

續會要

鄉學

附秀才

崔琰字季珪清河人陳爲冀州刺史舉秀才琰時九歲入其選元方曰不道卿是金枝玉葉但卿年幼未合此舉琰曰昔項橐八歲爲孔子師今之自恨年已過矣元方曰卿與崔杼近遠琰曰如公與陳恒相似

天中記

張齊賢爲布衣時侷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羣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也顧吾輩粗疎恐爲秀才笑耳

卽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狔肩一指分爲數段舉而嚼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怡皆咨歎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宋史

舊制生員惟有廩膳增廣雖然廩膳有額增廣無額成化初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禮部姚夔請奏故附學立焉

說海

都御史彭公澤奉命討河南流賊募辯士往召降否卽與約戰開封府學生蘇某請行藩司給元寶二錠蘇至賊營賊禮晏呼白大王者與之談古今蘇饗應無窮白敬服或云白卽某處薛御史以罪黜入賊爲主云賊取人心食蘇蘇食之賊不服招而回戰書書尾有詩云劍指青山山破裂馬飲長江江水竭精兵指日下南陽干戈盡染生民血蘇歸返金於官曰往時弗卻者爲老母計今旣生還而受此是以貨行非終王事也彭公歎賞聞于朝

說聽增記

成化癸卯春憲宗命內使王敬索珍翫於江南諸郡敬

至蘇召府學諸生為寫沙滌經諸生不從直前批敬頰而唾之敬怒奏行巡按御史鞠治諸生以陸公完晚進而家多貲遂謬以完為首將有資於完適完魁鄉榜得從輕貸後舉進士被選三原王公時為吏部指完以語諸屬曰此即秀才批王敬者得選御史

續皇明通紀

劉氏鴻書卷六十

第六十三卷

官職部

布政 叅政 轉運

徐奇

十二丈

福星往

考中上

民力竭

刺史 郡守 別駕

王尊

任子

任州

不可假人

吾不辨此

况鍾

真酸子

清如水

縣令

鳥書

卷六十三目錄

遠擅大名

今古正人

以孝理天下

曰善

鐵舡渡海

斬蛇

民之父母

將軍

土官

錦衣

士師

巡檢吏

故將軍

聽命天子

袁彬

刑足

粥粥

何等狂夫

賣餅兒

出使

班超

生入玉門

郭淮

第一人

南朝峭漢

徒亂人意

令人眼明

請造殿記

吳官喜草

卷六十三目錄終

初赴廣東衆作詩文贈之而臣以病未作土物之饋蓋
荅詩文耳上曰爾時不病亦賦詩否對曰必賦則今單
目亦必有名上曰其遺諸大臣何意對曰臣在下未聞
大臣有受外臣饋贈者此亦奇不能卓立任已意而爲
之也然終未知受否且臣觀單內土物不過藤枕藤篔
合香丸之類皆微物無重貨必無他意上曰汝言是卽
取單目付中官令煨之一無所問上後諭臣曰爲臣當
戒私交爲士當務清謹臣叩首曰謹遵聖訓孤樹哀譚
范文正公爲叅政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
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弼謂公曰十二丈則是一筆勾

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言行錄

哲宗每念東國困於役竄吳居厚復以鮮於侁爲京東
轉運使司馬光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齊魯之區彫
弊已甚須侁爲福星以救之耳比行曰福星往矣安得
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間其重臨如見慈父母然

四朝國史

唐貞觀二年以盧承慶爲司刑太常伯承慶嘗考內外
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
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
力所及考中中旣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

考中上

綱鑑大成

昔王文正公當國薛簡肅為江淮發運入辭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為江西轉運入辭公但云朝廷權利至矣兩公之惠民如此史綱

刺史 郡守 別駕

漢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棄官去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耶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

王尊為忠臣

漢雋

任延為九真太守俗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遺書

屬縣各使男女皆以年齒相配同時相娶者二十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性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名宰錄

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門前溝忽起為岸其夕有通名自稱徐伯玄感君之惠仲堪因問門前之岸何祥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任州言終而沒後果為荊州刺史本傳

王謚既卒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謝混為揚州刺史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遣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密白裕曰

晉命已移公勲高位重豈得遂爲守藩之將邪劉孟與
公俱起布衣立大義以取富貴一時相推非委體心膈
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係
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以他授便
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何由可得今但荅以此事旣大
非可懸論須俟入朝共畫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
公更授餘人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爲侍中揚州刺史
錄尚書事裕解兗州以諸葛長民鎮丹徒劉道隣石頭

綱目

高宗時蠻羣聚爲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爲刺史

發卒郊迎敬業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經
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他事已畢方曰賊皆安在曰在
南岸乃從一二佐史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
望見船中無所有乃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內使告
云國家知君等爲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里後
去者爲賊唯名其魁帥責以早降之意各杖數十而遣
之境内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略曰吾不辦此然
破我家者必此兒英公旣薨高宗思平遼勲令制其塚
像高麗中三山猶漢霍去病之祁連云後孫敬業兵起
武后令掘平之大霧三日不解乃止焉

唐書

蘇州郡守况公鍾本江西人實姓黃氏初以小吏給役
禮部司僚每有事白堂上必引公與俱有所顧問則回
詢于公以荅尚書呂公震奇之因薦爲儀制主事仁宗
賓天宣宗在南京當遣禮官一人迎駕衆皆憚行呂尚
書以公就命公挺然出曰是固非我不可鋪馬馳七晝
夜至南京駕發公紗帽直領翰鞋步扶版轎行千里不
辭其勞宣宗憐之勅令就騎每至頓次則已先謁道左
宣宗由是知其忠勤可用時承平歲久中使時出四方
絡繹不絕采寶幹辦之類名色甚多如蘇州一處恒有
五六人居焉曰來內官羅太監尤久或織造或采促織

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剝民祈求無藝郡佐縣正少忤
則加捶撻其他經過內宦尤橫會知府缺楊文貞以公
知蘇州有內官難治乃請賜勅書以行文貞難其事不
敢直言乃以數母字假之以柄下車之日首謁一勢闖
於驛拜下不荅斂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旣
乃就坐與之抗論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已御轎
押其後由是內官至蘇皆不得撻郡縣之吏矣來內官
以事杖吳縣主簿吳清况聞之徑往執其兩手怒數曰
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乎來
懼謝爲設食而止然况公爲政特尚嚴峻故時有以輕

鴻書
罪而杖死者御史某巡按在蘇况適過交衢中拱手而
過不下轎徑去人乃銜之競以爲謗故久抑遏不遷至
今風俗淳厚則皆其變之也至於減三分糧當一代軍
則又其惠澤之不朽者 耳談

蔣司空公瑤爲揚州守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
供御及宦寺宮妾親軍賂遺莫可貲算公曰備亦罪不
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僅鳩供應
之具不復橫斂以爲媚悅自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
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大鯉
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揚州知府上乃呼而

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值矣
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睨之
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於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取值
矣由是清節動天下歷仕至工部尚書白首懸輿卒無
改於羔羊之節士論嘉之

趙軌隋文時爲齊州別駕時年饑鄰有桑椹落其第軌
遣人悉拾還其主戒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
杼物不願侵人爾等宜以爲戒後詔入朝父老送者各
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盃酒相
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 天中記

縣令

渭南尉劉廷祐弱冠政事為畿縣最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邇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

涉世

雄談

唐李杲為洛陽令嚴毅公正縣務清簡有進士劉兼過其境外聞戶外相語聲曰李令今古正人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可於他邑求血食也兼啓門視之寂無影響方知乃邑之妖神也兼遂書贊一首於村邸之壁云狡吏畏威縣妖破膽好錄政聲聞於御覽後明皇旌其能賜金百兩及章服焉

唐史

唐寶曆間鄆令崔發聞五坊人歐百姓命擒以入曳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與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挺亂捶發氣絕數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曳中人中人歐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上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

宜深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綱目

哲宗朝吏部言縣令罷任委知州通判考察課績以德義有聞清謹明著公平可稱恪謹匪懈為四善以訟獄無催科不擾賦均平為治事之最屏除奸盜賑卹窮困為撫養之最分三等級六事為上五事為中餘為下

九
朝通略

閩賈郁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為仙遊令及受代有一吏酣醉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此輩吏揚言公欲

再作縣令猶造鐵船渡海也郁聞之不言後復典舊邑時醉吏為庫吏盜官錢數萬下獄具狀郁批榜之尾曰竊銅鎚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錘因決杖徒之未幾移治福清召為御史中丞

九國志

陳祖洪武中以明經薦授新繁縣丞道遇一嫗哭甚哀問之嫗曰夫子俱喪止遺幼孫昨為大蛇所吞祖令具狀移牒城隍限日引蛇赴公庭至期果有羣蛇集廳下祖諭曰無與者退得罪者償命獨一大蛇伏不去即以劍揮地蛇乃就殞其首民以為異政立祠祀之

本誌

宣德中慈谿一新知縣因此縣刁風視事之日進里長

老人而謂曰汝等知得諺云滅門刺史破家縣令否意
欲潛消此風老人桂姓者對曰此間生員多讀詩經某
等只聞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知縣默然

說海

將軍 土官 錦衣 士師 巡檢 吏

漢李廣廢居數歲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灞
陵亭灞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
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廣以爲怨後爲將
召而殺之

漢書

洪武七年西南諸蠻夷來朝貢者多因元官授之各令
世襲稍與約束定糧差附輯諸蠻聽命天子其首領屬

官選除

大明會典

英廟北狩時袁錦衣彬勞力特著世皆知之又有沙狐
狸亦衛士在侍嘗以之御膳告也先也先不曉何等語
問譯者譯者曰中國惟皇帝飲食稱爲御膳也先嚙指
稱羨以我中華君臣雖在蒙塵其禮猶如此耳乃與之
六羊令自致行在蓋又以測沙之強弱智愚沙卽裂其
衣聯革爲長條二各繫三羊担著兩肩而行也先已異
之復令人覘沙行數里始至上前扣頭復命置羊復出
數里外取水返又出數里取薪藁每往返皆復命如初
也先益奇之召問其姓名及有無事任沙告之又問汝

遯近至此耶亦故隨駕者耶沙曰偶隨來耳又問中國
如汝比者幾沙曰十萬勝我者若干更勝而至精者復
若干也先曰然則向何不以汝等輩來迎駕邪沙曰先
是往征東南某國未旋耳回卽來此矣也先聞頗心動
及駕旋沙不及從留虜中虜授以士卒爲頭目浸用事
權力已雄納婦生子爲富貴大族亦時奉虜命帥部曲
至朶顏三衛市馬如是殆四十年弘治初又來訪得其
子因密詔之令輸情於朝期以明年復至當遂歸明年
朝廷多益兵衛之歸其子以聞上允且深憫之如期果
至見我兵及其子已喻意徑揮其屬幡然南趨暨其胡

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携輜重且甚富至京師入見上上
疑其詐命所司詳驗時諸上下莫有識之者不敢決沙
曰是固有證先帝頃嘗賜我一繡囊且曰此周孃孃手
製也今囊固在乞進孃孃驗之所司取以進大皇太后
覽之曰此真老爺爺物也上乃授以某衛千戶賜宅一

區
名臣錄

季羔爲衛士師別人之足俄而衛亂季羔逃別者守門
謂羔曰彼有竇有室乃入焉旣罷羔問曰吾親刑子之
足而子逃我何也別者曰曩者君理人以法令先君後
臣欲臣之免臣知之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

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
一思仁恕則樹德加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家語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着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
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
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曰弼
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
得口稱弼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其候
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談寶
上一日燕坐有二人突入見上遂言曰殿下尚安坐此
何不速起去上問何人曰殿下將應天順人乃安坐乎

上曰何等狂夫妄言二人曰今布按二司已上奏言不
半月朝廷來覓殿下矣尚不省耶臣爲柰亨布政司吏
臣爲李友直接察司吏也奏章在此出諸懷中以進上
怒呼左右逐去二人曰逐我出門亦死不出門亦死臣
尚出耶乃留之永樂實錄

太倉州吏顧某凡迎送官府主城外賣餅江某家後餅
家被仇啖盜攀染下獄顧集衆訴其寃得釋江有女年
十七矣卜日送至顧所曰感公活命之恩貧無以報願
將弱息爲公箕箒妾顧留之月餘使妻具禮送歸父母
詢之女獨處一室顧未嘗近也父又携女而往顧復卻

還後餅家益窘鬻女於商又數年顧考滿赴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旦侍郎他適顧偶坐前堂檻上聞夫人出趨避夫人見而名之旋跪庭中不敢仰視夫人曰起君非太倉顧提控乎識我否顧莫知所以乃謂曰身即賣餅兒也賴某商以女畜之嫁充相公少房尋繼正室秋毫皆君所致也第恨無由報德今天幸相逢當為相公言之侍郎歸乃備陳首末侍郎曰仁人也盍揚之竟上其事孝宗稱歎命查何部缺官遂除禮部主事

聽增記

出使

漢班超為將軍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闐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太平御覽

漢班超上和帝疏云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

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况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趨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或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

漢書

郭淮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祚而稽留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于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普天同慶而鄉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當免防風氏之誅帝悅之擢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

魏志

李揆爲盧杞所惡用入蕃會盟使揆辭以老恐死道路不能達明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達朝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則異日年少於揆者不敢辭揆遂行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給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

唐書

姚歧回云自來奉使北朝禮遇之厚無如王拱辰預釣魚放鶻之會皇帝親御琵琶以侑酒時館伴相得甚歡

洪書
拱辰謂曰南朝峭漢推吾異日館伴回爲上道此語上
曰拱辰答問似此語言極多其才器不在人下然識量
不足難于遠到吾見奉使之人惟富弼不可量也因問
南朝如卿人才有幾弼曰臣斗筲之器不足道也本朝
人才勝如臣者車載斗量不可數計察斯人大未可量
也談苑

富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
得家書皆不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
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
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

受賞乎

綱目

宋施師點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將主
命師點退位屹立請至數四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
知其有守不敢復請及金使至闕問館伴云師點今居
何官館伴于班中指以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
人眼明山堂肆考

陳內翰元宗使高麗大振風采方物侍妓一無所納國
人無以狎之因請造其殿記公不允君臣懇禮數四乃
爲握筦夷王燕謝獻紫金瓶一枚公拂去王強之公便
索文欲毀裂王乃收瓶謹謝焉歸朝或謂公旣已爲文

鴻書
受瓶可也公言造文潤筆固亦有名天朝儒臣爲彼殿
記體勢重矣受瓶則是有價且吾行爲賣文耶寧可忽
諸九朝野記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爲奴十四年英廟
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爲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以故諭
之久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邪官童曰我君豈有不
識者於是令從者引見上上曰吳某至吾無憂矣相對
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國爲君者甚衆失一君復立一
君執之何爲時英廟與也先不曾相見蓋未有定其禮
者官童復以理論也先曰爾某年來朝受某賜某年又

受某賜爾亦臣也豈可爲賓主禮也先設五拜稽顙復
進膳英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
載其妹爲英廟配問於官童童曰焉有萬乘君而爲胡
婿邪後史何以載卻之則拂其情乃詒之曰爾妹朕固
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
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卻曰留候他日爲爾妹從嫁當
併以爲嬪御也先益加敬英廟復辟二年有哈塔者來
朝英廟在虜時舊隸也英廟令官童問曰也先何失信
邪曩時許以妹併從人嫁我今皆安在對曰某年來被
石彪殺其從而納其妹矣英廟叱曰豈有此事復戒曰

不致其終而歸其材矣英廟曰豈亦此事歟曰
深矣其信以杖并其人殺其今昔史其權曰其平來
時英廟亦其報書隸也英廟今官童問曰也夫何夫計
并以為敵讎也夫益也婦英廟身報二平官合答者來
又毀時文樓人薰寒身浴曰留其身曰為爾杖并殺當
歸之也不當為理合其報報中固以歸與之也夫其
殺亦身史所以連浴之限其計以詰之曰爾杖并固
薄其殺為英廟猶問故官童童曰君有萬乘君而為
豈報英廟者而顯其殺也夫始之收其者三也夫以車
受其顯爾亦也豈可為實主斷也夫始正耗計藤身

第六十四卷

官職部四

休致

二疏

立身矮屋

王晞

裴中立

杜祁公

潞公

恩封 世宦

沙中語

錢婆留

廢侄

梁冀

六代尚書

五拜殿下

呂公弼

洪武封臣

革除遺事

古人之風

鳥書

卷六十一目錄

一

卷六十二

三

官職

閹人 佞倖

周為寺人

刀鋸之餘

生自草莽

僅能識字

鐵碑三尺

汪直

千金一飽

劉瑾

鄧通

李可及

卷六十四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六十四

明人宣城劉仲達纂輯

官職部四

太史湯賓尹刪正

休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徵為太子太傅謂兄子受曰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與受遂上疏乞骸骨歸故鄉
贈黃金七十斤車馬送者數百輛觀者皆相謂曰賢哉
二大夫歸鄉里與族人故舊相娛樂或勸買田宅對曰
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夫富者眾之
怨也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漢書

進士張彖授華陰尉時縣令太守俱非其人多行不法
張生有吏道勤於政每甲舉一事則太守令尹抑而不
從張生曰大丈夫有凌霄蓋世之志而拘于下位若立
身於矮屋中使人擡頭不得遂拂歸遯於嵩山天寶遺事
齊主演斬人於前問王晞曰是人應死否晞曰應死但
恨死不得其地耳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庭非行
戮之所也齊主改容謝之欲以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勸
之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
且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
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北齊書

唐裴度字中立聞喜人東都留守因闕整擅威力請罷
治第集賢里日與白居易劉禹錫文酒相歡不問戶外
事每使臣自洛來上必問度安否臨卒謂門人曰吾死
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
書未終篇爲可恨耳唐年通錄

杜祁公退居于家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
不悅公曰適覩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
一日喜見朝報某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
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祁荷國恩之深退居以
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耳楮記室

哲宗時文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宴餞於玉津園先是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宋史筆斷

恩封 世宦

高帝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帝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坐沙中偶語帝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故相聚謀反耳帝曰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帝曰雍齒留侯曰今急封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帝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御史等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侯吾屬無患矣

通鑑

開平元年梁太祖卽位封錢武肅鏐爲吳越王時有諷錢拒其命者錢笑曰吾豈失爲一孫仲謀耶遂殺之改其鄉臨安縣爲錦衣軍是年省瑩壘延故老旌鉞鼓吹

振耀山谷自昔游釣之所盡蒙以錦繡或樹石至有封
官爵者舊買鹽肩擔亦裁錦韜之一隣媪九十餘攜壺
漿相迎於道鏐下車亟拜媪撫其背猶以小字呼之曰
錢婆留喜汝長成蓋初生時光怪滿室父懼將沈於了
溪此媪酷留之遂字焉爲牛酒大陳以飲鄉人別張蜀
錦爲廣幄以飲鄉婦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歲已上
玉樽時黃髮飲王者尚不減十餘人鏐起執爵於席自
唱還鄉歌以娛賓曰三郎還鄉兮掛錦衣吳越一王駟
馬歸臨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兮愛日輝父老遠近來
相隨家鄉眷兮會時稀斗牛光起天無欺時父老雖聞

歌進酒都不知曉鏐亦覺其歡意不甚淡洽再酌酒高
揭吳哇唱山歌以見意詞曰爾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
般滋味子常在我儂心子裡歌闌合聲賡贊叫笑振席
觀感閭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

湘山野錄

弘治二年六月南京吏部尚書王僎奏言先年兵部尚
書余子俊廕其侄寰吏部左侍郎翟恭廕其姪柯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張瓚廕其姪宸右副都御史孫仁廕其
姪珰今臣例當廕子然長子沂叨中進士次子洛年幼
學淺惟姪廩膳生澄粗已成材乞送監讀書從之七年
十一月南京工部致仕尚書胡拱辰乞恩以子孟陽入

監寄名仍許侍養待終身之日復監肄業從之十年二月都察院右都御史黃紱子桓乞恩補廕從之先是南京刑部尚書周瑄兵部尚書原傑俱有子入監夭歿以其孫周伊原應韶補桓兄杞在歷未及選用而死比二人例遂得入監

文獻通考

漢桓帝名志章帝曾孫河間王子梁冀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女七人稱君男三人尚主卿將尹校五十人七人貴寵跋扈帝呼中常侍單超等誅之收冀錢貨斤賣合三十餘萬萬減天下租稅之半

名山藏

謝莊子朏朏子淪淪子覽覽孫温六代五人皆爲吏部

尚書

梁書

宋慶曆五年仁宗臨朝賜進士第審刑官祝諫侍廷中中男中甲科次男虞弟諮一壻皆擢第季弟許得同出身每唱一名卽稱謝是日諫五拜殿下仁宗以問近臣對以皆子弟也仁宗嘉之

澠水燕談

宋呂公弼字寶臣夷簡子積遷直史館河北轉運使自寶元慶曆以來民疲餽餉公弼治通御河航粟實塞下冶鐵以助經費移近邊屯兵就食京東增城卒給板築蠲冗賦及民逋數百萬仁宗知名識於殿柱擢龍圖閣直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

英宗時公以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乃諫曰諫官御史
為陛下耳目執政則為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為用然後
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會王
安石立新法公弼數言宜務安靜且將劾之從孫嘉問
私其藁以示安石先白之帝不樂遂罷為觀文殿學士
知太原府後拜宣徽西院使判秦州以疾求解為西太
一公使薨贈太尉謚惠穆 宋史直筆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凡三十四人公六人曰李善長 韓

徐達 魏國 常茂 鄭國 李文忠 曹國 馮勝 宋國 鄧愈 衛

侯二十八人曰湯和 中山 唐勝宗 延安 陸仲亨 吉安

周德興 江夏 華雲龍 淮安 顧時 濟寧 耿炳文 長興 陳德

臨江 郭子興 鞏昌 王志原 六安 鄭遇春 營陽 費聚 平涼

吳良 江陰 吳貞 靖海 趙庸 南雄 廖永忠 德慶 俞通源 南

安 華高 廣德 楊璟 滎陽 康鐸 靳春 朱亮祖 永嘉 傅友德

穎川 胡望美 豫章 韓政 東平 黃彬 宜春 曹良臣 宣寧 梅

思祖 汝南 陸聚 河南 先是受封而已沒者六人曰馮國

用 郢國 常遇春 鄂國 耿若用 長興 廖永安 建國 俞通海

統國 沐英 西平 及後十七年又定功臣次第與前稍異

功高望重連歲曾總兵者八人曰魏國公徐達曹國公
李文忠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信國公湯和長興侯

耿炳文江陰侯吳良西平侯沐英專簿書而聽指示者
一人韓國公李善長以義氣而封者三人營陽侯鄭遇
春六安侯王志原平涼侯費聚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
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江夏侯周
德興鞏昌侯郭子興南雄侯趙庸安慶侯仇成崇山侯
李新南安侯俞通源永平侯謝成鳳翔侯張允靖海侯
吳貞東騰侯汪興祖普定侯陳桓航海侯張赫舳艫侯
朱壽德慶侯廖永忠臨江侯陳德濟寧侯顧時延安侯
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淮安侯華雲龍建功者十五人
曰穎國公傅友德涼國公藍玉靖寧侯葉升全寧侯張

溫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曰涼川侯曹宸懷遠侯曹興
雄武侯周武安陸侯吳復宣德侯金朝興永成侯又作
成侯
薛顯東川侯胡海鶴慶侯張翥永嘉侯朱亮祖因武功
而封者四人曰開國公常昇勦春侯康鐸金寧侯孫恪
自巳功又
作陳輅西涼侯濮瑋持兵負困於兩間可觀望而不
觀望來歸者七人曰東平侯韓政宣寧侯曹良榮陽侯
楊璟河南侯陸聚汝南侯梅思祖宜春侯黃彬豫章侯
胡美又作
均侯共五十七人後於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以
肅清逆黨至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
下 上口詔幾四千言其始已前代君臣相負者可為

哀傷憤恨因推開國元勳之名起於湯武之後非因推讓而有故堯舜禹無之次迷受命之由輔王之功至於偃華夏之兵奠安鬼神安天民於大地以至武則摧堅執順卧雪眠霜衽金革而歿若中山開平等文則剽繁治劇無缺公用輯和將士無有怨嗟若李韓公前後封以五等而善長心謀不軌黨比胡陳其第李四告變善長不言既貸其族誅之罪至二十三年京民爲逆僂其伴以半遷之外化善長復情免其黨數人於是始正其辟而備述前後功臣爲逆之由以見非不能保全功臣而害舊人也自洪武十三年四月前後胡黨事覺內有

謀逆不仁者濟寧侯顧時等一十四人亂宮者豫章侯吳美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臨江侯陳德平涼侯費聚小淮安侯華中六安侯王志原營陽侯楊璟永嘉侯朱亮祖汝南侯楊思祖河南侯陸聚宜春侯黃彬宣德侯金朝興韓國公李善長豫章侯吳美都督五人毛讓於顯陳方亮耿忠於琥野記

太宗靖內難於時歿節之臣泯沒於天下多矣其章章著者後人哀其姓名曰革除遺事一首罹禍及陣亡之臣凡十九人曰齊泰黃于澄方孝孺俞逢辰謝貴張昺葛誠宋忠馬宣朱鑑魯濬彭聚孫泰耿炳文俞通淵瞿

能莊得楚智鄭華一聞變自盡之臣凡十五人曰黃觀
王叔英周是修顏伯瑋廖昇王良曾鳳韶魏公冕鄒公
瑾高巍王良錢芹黃鉞王省劉政一在朝之臣罹禍者
凡二十有三人曰陳廸練安侯泰郭任盧迥暴昭毛太
黃魁胡子昭卓敬茅大芳胡閏戴德彝盧原質廖鏞宋
徵陳繼之韓永高翔董庸王度巨敬甘霖一在外之臣
與官爵不可攷而俱罹禍者二十人曰鉄鉉王彬崇剛
陳暉馬溥陳彥回林嘉猷鄭公智程本立葉惠仲姚善
鄭恕程通陳思賢盧振謝昇周璿黃彥清高不危牛景
先一中外士臣獲有而後死者九十八人曰董倫張紘

徐輝祖李堅景清龔恭陳性善平安樓璉劉真何福梅
殷王璉周璉周縉劉亨高賢亨徐宗實王稔一革除中
見用之臣不及於難者七人曰沐春王紳高遜志唐愚
士劉現宋懌魏澤一革除中見用之臣及宦官後被斥
於永樂者六人曰王鈍薛崑張顯宗劉有年徐安沐敬
其內外臣士宦官有所關係而見用於永樂者共二十
二人曰李景隆姚廣孝鄭賜黃福尹昌隆茹瑄胡顯楊
文宋成徐凱吳高吳傑袁宇郁新李德成羅義陳瑛李
友直胡廣李貫歐陽謙吳亮於戲行實之詳具於本傳
讀者當自得之矣

革除遺事

宋真宗曰畢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王
且等曰士安官至輔相而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
已缺真不負陛下所知矣帝感嘆賜白金五千謚文簡
呂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質人帝亦出內庫錢贖還之
端長子蕃言負責甚多別賜內庫金帛償之蕃弟荀與
西京差遣仍令內侍省置簿爲掌餼課給其家詔樞密
院察其妄費旦曰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

經濟類編

閹人

佞倖

內官成周爲寺人秦始皇初立中車府置令以總群閹
魏文帝更中車府爲中監北齊高洋置典御卽隋之

奉御今爲長隨隋更殿中監爲內侍省以監爲太監加
置少監監丞洪武二十八年領皇明祖訓定制十一監
四門二司六局并東宮六局王府一司公主府一司設
官定數無容多也

聖朝職略

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
侍騎持節夾乘說盎曰君與闔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文
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
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柰何與刀鋸餘人
載於是上笑下同趙同泣下車

漢書

宦官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順帝詔九卿舉武猛

賀獨無所薦順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于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史綱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合吏部聽選教官入內教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職專辦內府衙門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即回今則干預外政如邊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鑛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嘗見張太監交趾人云永樂年間差內官

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一文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傍立今則呼喚府部如呼所屬公侯伯遇於路反迴避之又且稱號隆重菽園雜記

我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常置鐵牌高三尺許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中尚存英宗時王振專恣因失所在按祖宗時每有重大關節必置牌示儆今午門外所豎紅牌上亦大書八字官員人等說謊者斬戒內臣牌卽此類也然內臣預政之戒視官員說謊所繫尤重故不以木刻而以鐵鑄不置外朝而置宮門可窺聖祖微意而不圖適犯權璫所忌也聖朝在

上此牌宜復置宦官專恣之禍決須救得一半皇明策要

明太監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內外官臥不帖席商文毅公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憲曰用一內臣焉得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損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吐舌而退卽曰撤去西廠公後致仕歸劉文安公見其子孫多賢乃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

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公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也近代名臣錄

正統張太后同聽政三楊居輔弼凡朝廷大事皆由三公處分數年政治清明爲本朝極盛自太后上仙楊榮已歿士奇以子稷之故堅閉不出溥一人當事年老勢孤繼登庸者皆委靡不能自振於是內閣之柄悉爲王振所攘生殺予奪盡在其手遂殺諫臣劉球去大臣之不附已者舉朝皆以翁父稱之廷臣無大小皆行跽禮雖都御史王文之剛亦屈焉天順日錄記王振旣得權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微譴見謫始懼兵部尚書

尚書徐僖工部侍郎王佑儉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百計效勤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於衆曰吾輩以某物相送振大喜以爲敬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禮者爲慢已以得禍衆聞之益懼皆具禮進見率以爲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俱行之在外方面俱見之當朝覲日大開其門郡邑庶職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爲尋常至千金者始得一醉飽而出由是以廉者爲拙以貪者爲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隄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長太息而已

寓圃

雜記

劉瑾陝西西安人正德初瑾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俱以青宮舊闈用事與上同臥起得與謀議中外目爲八黨瑾尤巧黠頗涉獵文義諳世故而性剛狠每爲上言弘治間事權皆歸內閣司禮監朝廷徒擁虛名又言天下鎮守內臣皆司禮監舉用多受賄加悉更置令代者各入萬金爲貢不猶愈於賄司禮監乎上信之悉更置如瑾言諸中貴遂皆以貲得出鎮肆意誅求無所忌憚又奏置皇莊七所於畿內漸至三百餘處又導上以鷹犬遊獵時市易擊毬角觝爲樂往往輟朝不視事輔臣劉健謝遷李東陽自劾乞罷尚

書韓文憂甚語及輒泣下十月以郎中李夢陽言率臺省諸大臣上疏請誅瑾等而屬疏草夢陽辭甚懇上諭輔臣令曲宥之劉健等持不下再疏請如臺省議上乃召文等面諭曰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意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寘之法俟再處耳衆闕然退於是瑾等卽環上跪泣訴曰非上自主奴輩磔飼犬矣時司禮監太監王岳頗剛正深惡瑾等所爲初與太監范亨徐智力贊上從文等言於是瑾訴曰外廷所以敢誼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且言岳等交通外臣狀上遂下岳等獄立命瑾入掌司禮監事兼提督京營明日制下允

劉健謝遷致仕獨留李東陽輔政蓋前閣議時健持甚力至推案哭遷亦助之東陽默不言遂得留未幾竄王岳范亨徐智赴留都仍遣人中道縊死之欽天監官楊源以天文諫瑾矯詔杖之留都臺諫俱繫錦衣獄瑾憾韓文矯詔罷文官時諸司章奏盡屬瑾處斷臺省諸文武白事日候其門自臺諫正郎下皆長跪李東陽極其褒美有剛明正直爲國除弊之語下郎中李夢陽獄以代韓文屬疏草也尚寶卿崔璿副使姚祥主事張偉以公事將眷屬出京馳驛役民夫舁肩輿瑾俱奏捕下獄枷于市謫邊戍留都臺諫官二十餘人皆罷之尚書林

瀚主事王守仁論救瑾罷瀚官罰米三百杖守仁謫龍
陽丞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以經筵不合瑾庇之得遷
留都侍郎忠謂廷和行須別瑾否廷和曰不可忠然之
廷和乃密以錦繡辭瑾瑾遂厚廷和尋遷尚書廷和仍
求入內閣許謝以二千金未幾如其言瑾令諸中貴鎮
守各省者得預刑名獄訟于是民間細事無不以賄者
南京都御史艾璞以勛戚家勢奪民田判歸民瑾納勛
戚賂逮璞下錦衣獄捶幾死徙其家海南又連逐禮部
尚書李傑張昇去瑾矯詔以謝遷劉大夏韓文林瀚張
敷華爲朋黨榜示天下欽天監楊源復以天文諫語侵

瑾瑾召詈爾何官亦欲爲忠臣乎杖之謫戍甘肅卒於
道其妻斬蘆荻瘞之都御史雍泰與瑾同鄉時家居瑾
以尚書許進薦起用之尋遷南京尚書時卿佐遷無不
賂謝瑾泰兩遷皆不謝瑾罷之瑾矯詔罷天下巡撫都
御史又逮諸邊鎮巡撫都御史并督餉郎中下獄天下
諸司官入覲瑾每省索二萬金皆從富民貨入之吏部
尚書許進雖不與瑾抗不媚瑾事頗欲自持兵部尚書
劉宇緣瑾所私保國公僕厮朱贏得結驩遂罷進以宇
代之時焦芳以媚瑾入內閣張采以媚瑾超遷侍郎瑾
聞總督都御史楊一清築邊惡其太費逮至京以大學

士王鏊言釋之又以給事安奎御史張成稽考糧餉不
詳都御史劉孟赴任稽緩俱枷示長安門暑雨晝夜不
輟自是縉紳益重足而立夏六月朝罷得匿名書於班
中指言瑾亂政事上見之瑾按班次請執五品以下朝
官三百人跪午門外至晡時不遣時盛暑暴烈日中仆
地死者十餘人薄暮俱下錦衣獄事竟無驗尋以李東
陽言得釋瑾矯詔逮前尚書韓文劉大夏下錦衣獄文
罰米二千石得免大夏謫戍肅州文以前上疏論劾故
大夏以前節減諸費近侍皆不悅又焦芳劉宇共譖于
瑾謂藉大夏家可得數萬金瑾遂以戶部文藉事逮文

以土酋岑濬獄辭故逮大夏大夏出城都父老涕泣士
女携盒食走送至焚香密祝願其生還大學士王鏊都
御史張泰皆以忤瑾罷學士張芮修撰何塘見瑾不屈
爲禮謫郡倅去初諸邊鎮屯田大墾又鹽商中納芻粟
多邊餉稍足後屯田廢戶部令商人入貲司農不輸粟
塞下故每歲出內帑金濟之謂之年例瑾謂國初無其
事一切罷之且治各巡撫諸臣罪不令鹽商輸塞下粟
諸邊鎮益困瑾忌太監張永不甚下已伺間譖于上調
永留都奏旣可卽遂永出就道榜諸禁門勿令永復入
永知徑趨詣上前訴已無罪爲瑾所構陷上召瑾至詰

之語不合永卽于上前拳毆瑾谷大用等解之永得不
行陝西安化王寘鑄反以誅瑾爲名命張永及楊一清
往討之至則寘鑄已就擒楊一清遂與永謀共誅瑾時
一清留總制三邊八月永還獻俘乃與素所厚內侍張
雄張忠定計乘間奏瑾專橫不法今激變寧夏見寘鑄
僞檄數其罪不自安欲謀不軌反形已具因列其大罪
十七事上意未決永曰少緩奴輩皆齏粉矣陛下將安
歸乎上可其奏是夜命內侍召瑾永等請上至瑾宅近
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內侍入瑾問上安在對
曰在豹房瑾披衣起謂家人曰事可疑出門外內侍數

人就執瑾付掖庭獄質明執付錦衣詔獄拷問得反狀
磔於市三日被害者爭啖其肉盡藉瑾家屬并其黨誅
之大學士焦芳劉宇曹元等皆有罪除名吏部尚書張
綵下獄死瑾黨皆先後斥去前以忤瑾等得罪者悉湔
洗復其官凡瑾所更張事改如初

皇明鴻猷記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權船爲黃頭郎孝文帝夢欲上
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繫帶後
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白求推者郎卽其鄧通其衣
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文帝悅尊幸之日異通
亦謹愿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

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 史記

李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為子娶婦懿宗賜之酒二銀壺
啟之無酒而中實右軍中尉西門季玄屢以為言懿宗
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以官車季玄謂曰汝他日破
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非為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流
嶺南籍歿其家果如季玄言 唐史

鴻書卷之六十四 終

第六十五卷

官職部 五

科第

制科三甲

王仙芝

貢舉禮部

五等

殿試

莖榜

皆不黜落

科試詩賦

三場

京省定額

一甲儒釋道

開功名之路

鄉會

東榻選

暗號

二蘇

不喜孟子

鄭獬王十朋

鴻書

卷之六十四

狀元

五色賦

鬱輪袍

乃為人壓

江神世情

梁固

五元

一字

服其靜退

張九成

黃裳

前定

座主

門生 同年

科第鬼神

衣砵

門下門生

天子座主

同年

高下不可易

鄭昌圖

一字不易

俊鬼

丁湜

蟾宮

六十五日
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六十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官職部五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科第

秦始皇令民納粟拜爵漢惠帝始舉孝弟力田武帝令
舉孝廉秀才宣帝制射策甲乙科詔舉文學高第郡國
各一人質帝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歲滿課試拜
官桓帝鬻關內侯以下官爵靈帝立三互選法婚姻家
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梁武帝置州望郡宗鄉豪專
掌搜薦後魏崔亮奏立停年格隋文帝令工商不得仕

進煬帝設進士科唐太宗御試進士賜及第臚傳增廣
生員武后定銓注法以身言書判取人給選者告身令
貢舉者彌封姓名考覆之玄宗始令禮部侍郎知貢舉
始試詩賦雜文帖經爲三場宋太祖初殿試貢士賜進
士第太宗定進士爲三甲仁宗詔進士與殿試者勿黜
落英宗令禮部三歲一貢舉神宗始以經義試士詔宗
室非袒免親者許應舉國朝洪武中給太學生月廩制
生員巾服宣德中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景泰中增定
天下鄉試士額數玄覽
唐末進士不第如玉仙芝章倡亂而致翔李振之徒皆

進士之不得志者也蓋四海九州之廣而歲上第者僅
一二十人苟非才學超出倫輩必自絕意功名無復顧
藉故聖朝廣開科舉之門俾人人有覬覦之心不忍自
棄于盜賊奸宄開寶二年三月壬寅朔詔禮部閱貢士
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具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士司
馬浦等一百六人困頓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
難專非有特恩終成遐棄宜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所
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覬覦一官老死不止
至景德二年三月丁巳因賜李廸等進士第賜特奏名
五舉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傳十八人同學究二十二

人三禮四十四人年老授將作監主簿三十一人此特
奏之名所由立也至景祐元年正月癸未詔進士諸科
十取其二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舉
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
所以漸多也至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丙子則命進士六
舉諸科九舉特奏名並赴殿試則又以人多而裁抑之
也况進士入官十倍舊數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
是亦如之英雄豪傑皆汨沒消靡其中而不自覺故亂
不起於中國而起于夷狄豈非得御天下之要術歟

冀貽謀錄

隋唐之代貢士皆考功主試玄宗時考功員外郎李昂
為舉人頗肆詆訶玄宗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
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茲始○又淳化三年三月
四日帝御崇政殿試進士詔糊名考校定其優劣為五
等第一至第二等賜及第第三第四賜出身第五賜同
出身五等之分自此為始也天聖五年始曰甲
則天永昌元年二月策問貢舉人於洛城殿前殿試自
此始○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書必以淡墨或曰名第
者陰注陽受以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迹也世傳大羅天
放榜於蕊珠宮故又稱蕊榜李義山贈同年詩曰同記

唐選舉志

大羅天上事衆仙何日詠霓裳又放榜後必有一人下世者謂之報羅

大唐說纂

舊制殿試者皆有黜落時取格或三人一人或二人一人或三人二人故有屢經省試取中屢擯棄于殿試者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大為中國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子為萬世士無窮利也

代醉編

神宗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

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詔近臣議久而不決他日安石言於帝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于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

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
 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
 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
 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
 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
 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

宋事實錄

科目之制洪武三年所定者初場止試本經義一道限
 五百字以上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第二場試禮
 樂論限三百字以上詔誥表箋第三場經史時務策一
 道限一千以上三場後十日面試騎觀其馳驟便捷射

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字畫端楷律觀其講解詳說殿
 試時務策一道一千字以上最後十七年改定則初場
 增經義三四書義二次場去箋而增五判三場增策四
 篇而面試廢矣愚意初場不必多至七篇經書義各二
 而附論一道二場詩一賦一詔誥表各一三場去策二
 道而益以奏議一道其判既不附律又浮辭於用不切
 宜去之庶乎明經識務博學宏詞之士可一網盡矣

鳳洲筆記

本朝兩畿十三省鄉貢士俱有定額雲南貴州二省以
 夷方地僻解額獨少二省鄉試士俱合試于雲南共五

十五名雲南三十四貴州二十一其後貴州士苦于就試雲南嘉靖丁酉巡按御史王杏題請乞分科詔行之是年雲南解額增至四十名貴州增至二十五名共增十名矣湖廣解額八十五名庚子撫按合請於朝乃今上龍潛之地皇考獻皇德化所及乞額增詔增至九十名本朝慎於舉士類如此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闈於北京又放榜後詔選二十八人入文淵閣緝學以比二十八宿號庶吉士

國獻家猷

明正統十三年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於謝恩之夕坐以待旦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

史奏令錦衣衛拏禮部尚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付錦衣衛聽理上是之是科一甲三人時稱爲儒釋道狀元彭時儒藉榜眼陳鑑神樂觀道士四十尚未娶探花岳正早喪父嫡母不容避居興隆寺從僧故云其齒最少者河南李泰父永昌見爲太監尤大奇

補遺

中允孫鋌諭德王希烈主應天試提學耿定向建議兩京鄉試監生卷各革去皿字號故南監中者虧舊額四分之三試官王希烈等至國學謁文廟而下第數百人誼譟門外伺出遮訴語甚不遜事聞詔法司逮治沈應

元等數人發遣司業金達奪俸二月監生編號如舊行
十二月御史劉翹請開科取士增其制額以補守令之
缺從之四年侍讀馬自強陶大臨主應天鄉試大遭物
議五年六月掌吏部事高拱言國初進士舉人並用其
以舉人躋八座稱名臣者甚衆乃後進士偏重而舉人
甚輕至於今極矣故舉人年才稍強輒遷延以幸一第
必至衰邁始勉就官間有一二壯年出仕者則又爲貧
之故志溫飽者如是而冀治理胡可得哉臣以爲欲興
治道宜破拘攣之見以開功名之路凡舉人就選初以
資格受官已後則惟其政績不必問其出身吏部自行

體訪苟係賢能一體陞選又必稽其年貌五十以上授
以雜職不得爲州縣之長蓋恐煩鉅之任非衰劣者所
堪如此則吏治可興而化理有賴奉旨祖宗用人本不
拘資格近來偏重太甚以致人無實用事功不興覽卿
奏具見經濟宏猷於治道人才大有裨益着如議舉行
文獻通考

鄉會

唐進士開宴常寄曲江亭其日公卿家頃城縱觀鈿車
珠鞅櫛比而至中東榻之選十八九唐百官志
蜀中類試主司多私意與士人相約爲暗號李季璋李

季永二公皆以文名一時而律賦非所長鄉人侯姓者以能賦稱因資之以潤色既書卷不以示侯侯頗疑之將出門故少留候李出而踵其後至納卷所以小金牌與吏取視二李卷子策聯皆曰日射紅鸞扇風清白獸樽侯卽於已卷改用之既而皆中選

蜀檮杌志

周師厚在鄭獬榜及第只壓得陳傳自賦云有眼不堪看鄭獬回頭猶喜看陳傳○紹興丙午正奏名第一人王十朋特奏名第一人李三錫時宗室子居覲榜尾不樂或以詩戲之曰舉頭雖不窺王十伸脚猶能踏李三

宋史

東坡云國朝試科初在八月中旬頃與黃門公既將試黃門公忽感寒臥疾自料不能及矣相國韓魏公知之轍奏上曰今歲名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候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安否既問痊安方引試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目並在九月蓋始於此

東坡集

盱江李泰伯素不喜孟子以爲孔子遵王孟子教諸侯自爲王嘗試制科六論不得其一曰吾書未嘗不讀必孟注疏也擲筆而出人爲檢視之果然終不中第

事文

狀元

唐李程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榜落矣初出試揚於陵
 遇程詢其所試程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
 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無名於陵深不
 平乃於故冊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詣主文主
 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
 之主文曰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
 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李程所納卷對不差一字主
 文因謀之於陵擢為狀元

唐選舉志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
 歷諸貴之間尤為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
 藉甚客有出入於公主之門者為其地公主以詞牒京
 兆試官令以九臯為解頭維方將應舉具言於岐王仍
 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為子焉子之舊
 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
 五日當詣此維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日子以文士
 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
 王乃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齋琵琶同
 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携酒樂奉讌即

鴻書
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丰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荅曰知音者也即令獨奉新曲聲調哀切滿坐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則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此皆我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應試然已承貴主

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名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集異記

宋楊宣懿察之母甚能文而教子以義方少不中禮輒朴之察省試房心爲明堂賦榜登科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耶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年廷對宣懿果魁天下

宋書

馮叅政京慶曆中鄂州預鄉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沉沒來春名魁南省廷試爲第一受恩還鄂復過江風

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

色好 雲齋廣錄

真宗東封六月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祀后土于汾陰

放張師德以下進士及第固父狀元顥師德父狀元華

魏野詩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通攷

宋王沂公歐陽公登第皆有三元之目沂公自鄉而省

而廷對皆第一毆陽則自鄉而監而省皆第一張伯紀

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內舍校定次上舍合格次升補

上等上舍皆第一釋褐之日徽宗歎曰自來止說三元

今張綱五元矣遂除太學博士我朝惟淳安商文毅公

輅鄉試會試廷試皆第一文錦坊北所建三元坊是也

代弊編

范仲淹倅陳州時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道士秉簡伏

壇終夜不動試捫其軀則僵矣五更手足微動良久謂

守曰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

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公

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黑塗旁注一字遠不

可辨旣而郡守母病卒愈明春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

爲拱辰公始歎道士之通神 括異志

故事南省奏名第一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必越衆抗

聲自陳雖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吳春卿歐陽文忠皆由是得升第一甲獨范景仁避不肯言等輩屢趣之皆不應至第十九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時已服其靜退自是廷試當自陳者多慕效之近歲科舉當升等人其目不一有司皆預編次唱名卽舉行其風遂絕

石林燕語

宋紹興時張九成及第九成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遽以驚憂自阻又曰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列殿花氣紛紛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不得共此時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窓水院涼氣淒清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蠻氊擁蔽不得共此疎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颺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動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風衰丈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必投筯而起曰鴈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歎曰窮廬區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枕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之禮何時得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

每歲時遇物思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撫劍長吁思欲
清蠻帳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所以知陛下者以此上
感其言擢九成第一餘杭凌景夏次之呂頤浩言景夏
之詞實勝九成以景夏爲第一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
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置首
選誰謂不然 長水日抄

柳道者泉州人遇異僧授以要旨能預言未兆或問之
曰今歲狀元何姓荅曰不黑不白非朱非綠復曰亦知
其名乎乃舉衣裾以示之後數日捷音至乃黃裳也 遜

齋閑覽

狀元孫賢與同邑徐紳同領景泰康午鄉薦會試禮部
宿彰德驛驛丞盛設待之二人疑怪驛丞曰昨夜夢神
人建大旗驛門其上有狀元字今此設蓋待狀元非是
舉人也二人竊喜而其年皆不遇過其驛不敢入至甲
戌會試二人俱第廷試畢傳臚則孫果第一人班中一
人謹曰前定前定則陝西刑簡二科前嘗夢中孫遇賢
榜進士及中正榜中無孫遇賢名字以爲不驗至此而
悟爲孫賢也自昔馬涼之說的有之

座主 門生 同年 科第鬼神

五代和凝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之歲名在十三及知

貢舉覽范魯公質文卷知非常人也至放榜亦以第十
三人登第謂曰君文宜冠多士屈居十三欲君傳老夫
衣鉢耳後凝旣登庸不十年質亦大拜時有獻詩者從
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山堂肆考
五代裴皞官至禮部尚書放三榜四人拜相桑維翰竇
正固張厲馬裔孫是也清泰二年裔孫知貢舉纔放榜
謝恩卽引諸生詣座主裴公宅謁拜裴公以詩示之曰
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
門生門下見門生五代史
劉器之晚居南京馬涓巨濟作少尹巨濟廷試日器之

作詳定官所取也而巨濟每見器之未嘗修門生禮器
之不平因以語客客以諷巨濟曰不然凡省闈解送則
有主文故所取士得以稱門生殿試蓋天子自爲座主
豈復可稱門生於他人幸以此謝劉公也客以此告器
之歎服其說自是甚愧揮塵錄

李絳相德宗元義方言其私同年許季同德宗問之曰
人與同年有情乎絳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
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於情何有若其果才雖在兄弟子
姓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唐紀

廣明年中鳳翔副使鄭昌圖未及第前有親表家僕過

京洛於穀水店邊逢見二黃衣使人西來曰吾二人今年送榜者自泰山來到金天處押署其榜子幸相遇僕請竊觀其榜使者曰此年狀頭姓偏傍各有卅名兩字下一字亦在口中記之記之遂辭去鄭公親表頗異其事圖其年狀頭及榜尾鄒希回也姓名點畫皆同

堂閒話

韓昌黎應試題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論主試官乃陸宣公贊也初閱昌黎卷黜之不敘次年復試是題陸宣公復主試昌黎復書舊作一字不易宣公之閱一也胡前後迥異耶科場鬼神之說信然筆談

淳化二年均州武當山道士鄧若拙善出神常至一處見二仙官議曰來春進士榜有宰相三人而一人極低如何一人曰高下不可易也獨科甲可易耳不若以第二甲爲第一甲道士旣覺與其徒言之明年唱名上意適有宮中之喜因謂近臣曰第一甲多放幾人言止卽止遂唱第一甲上意亦忽忽忘之至三百人方悟是年孫何榜三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三百二人第二甲五十一人丁謂第四人王欽若第十一人張士遜第二百六十人後士遜三人入相致仕嬾真子

丁晉公本吳人其孫徙居建安貲產豪盛子弟中名湜

者少年俊爽負才氣特酷嗜賭博雖常獲勝然隨手蕩
析於狎遊厥父屢訓責之殊無悛心父怒囚縛空室絕
其飲饌饑困頻死家老嫗憐之破壁使之竄父喜其去
亦不問但謂其必擠墮溝壑湜假貸族黨得旅費徑入
京師補試太學預貢籍熙寧九年南省奏名相國寺一
相工以技顯其肆如市湜往訪之工曰君氣色極佳吾
閱人多矣無如君相便當巍峩擢第卽大書紙粘於壁
云今歲狀元是丁湜湜益自負而所好固如昔時同榜
有兩蜀士皆多貲亦好博湜宛轉鈎致延之酒樓上仍
令僕携博具立于側蜀士見之而笑遂戲於小閣始約

以萬錢爲率戰酣志猛各不能中止累而上之湜於此
藝得奇法是日所贏六百萬如數算取以歸邸又兩日
復至相工肆工驚曰君今日氣色大非前比魁選豈復
敢望誤我術矣湜請其說工曰相人先觀天庭須黃明
潤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善爲牟利之舉以
負神明哉湜悚然具以實告曰然則悉以反之可乎工
曰旣以發心冥冥知之矣果能悔過尚能占甲科居五
人之下也湜亟求蜀士還其所得迨廷策唱名徐鐸首
魁湜爲第六云

夷堅志

楊州一士人建炎二年春因天氣融和緩步出西隅遙

望百步間有紅暈燁然如赤環自地吐出其中圓影瑩
若水晶老木槎枒斜生暈裏下有茅舍機杼之音試徐
行入觀瀟灑佳勝了非塵境有機數張皆經以素絲白
皙女子四五輩縮烏雲丫髻玉肌雲質各衣輕綃銖衣
檀腕組織白錦轉眸一顧士人正色端容抽篋不息過
而視之錦衣重花交葉之內有成字數行第一行之首
曰李易稍空次又有一人姓名復稍空又有一人焉如
此以十數乃拱手問之曰織此何爲一女毅然而對曰
登科記也到中秋時候當知之餘無語士人遍觀舍中
窓壁玲瓏風露淒切自念此身真如腐鼠而得造瑤林

瓊圃瞻近羣玉旣情致澹泊不相荅禮揖而辭退諸女
皆目送之迨出虹暈回頭注目蕩無所覩乃躡故道歸
時過二更郭門已閉遂宿於旅邸恍疑午境爲夢而歷
歷分明可記是歲之春高宗車駕南巡駐驛楊都四方
貢士雲集至八月始唱名放榜第一人曰李易其下甲
之次無一差易於是悟首春所屆蓋蟾宮云

花月新聞

釋種令超遊南岳將至祝融峰赤幘紫衣人同憩道側
超問其所之因密語曰我豈人也凡舉子入試天命俊
鬼三番旁護之欲以振發其聰明其中爲名第及時運
未遇者則無所護衛君以一第爲兒戲邪我卽其數也

隸蓬萊下宮西臺此來南獄關會一人陰德增減耳清怡

劉氏鴻書卷六十五終

第六十六卷

文史部

五經始末

易 書 詩 禮記 春秋

易有太極

稱周之義

伏羲王天下

書本帝王之說

伏生治尚書

詩有六義

聲樂部分之名

禮備周官

禮儀威儀

禮始燧皇

孔子作春秋

詞家原體

卷六十六目錄終

鳥書

卷六十六目錄

劉氏鴻書卷之六十六

宣城劉仲達纂輯

文史部一

太史湯審弄刪正

五經始末 易 書 詩 禮記 春秋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
 吉凶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
 類萬物之情易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
 象係辭又言序卦之屬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
 三古前藝文志或曰周公作爻辭韓宣子適魯見易象
 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謂爻辭作於周公其後馬融陸

贄亦云惟班固謂人更三聖而周公不與蓋文王周公父子一道序父不序子尊父也而諸儒泥於三聖之說遂以爻辭爲文王所作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鄭元之徒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等以爲文王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係辭神農之時已有益取諸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修而不可謂之作也幽贊用著謂伏羲矣伏羲用著卽伏羲已重卦今依王輔嗣爲

得其實

群書攷索

周易稱周者文王作易之時猶在羨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顯周別於殷其猶周書周禮顯周以別餘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顯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旣指周代之名亦是普偏之義謂之周易

正義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討論墳典

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裁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樞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孔子百篇遭秦火不存至漢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後又得秦誓一篇爲二十九篇孔壁之書既出孔安國定其可知者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爲五十八篇其文以隸書存古文故謂之古文尚書此書之成遭巫蠱不出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僞書二十四篇爲古文尚書兩漢儒者所傳大抵皆霸僞本也其實未嘗見真古文尚書故杜預注左氏韋昭注

國語趙岐注孟氏凡所舉書出於二十五篇之內皆指爲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當西漢之末欲立古文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僞本亦非真古文書也以至賈馬鄭服之輩亦皆不見古文書至晉然後其書漸出及開皇三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於書大備孔氏書始出皆有隸書至唐天寶間詔衛衡改古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定本

漢藝文志

易曰河

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氏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原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亾失求得二十九篇

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小大夏侯氏立於學
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
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
篇皆古字也共王任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
懼乃止不壞孔安國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
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
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
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
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
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

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書者起五帝之末後三皇之經本帝王之號今古史所
記孔子刪錄斷自唐虞下訖秦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
凡百篇而爲之序及秦禁學孔子之孫壁藏之漢興濟
南伏勝口所傳授於晁錯是曰今文尚書上也以其上
古之書故謂之尚書或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
書

釋文序

孝文帝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年已九十有
餘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
以教於齊魯之間按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

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亾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
于齊魯之間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
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晁錯往受
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 儒林傳

詩序云在心而志發言為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
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一國之事係二人
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
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
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
謂四始詩之至也 出詩序 古者有採詩之官王者巡守

則陳詩以觀民風知得失以自考正也是以孔子錄之

取周詩兼商頌凡三百二十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

焉 出藝文序 古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

禮義上採契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

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

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

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脩王道成六藝 出史

記孔子世家 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為四魯詩起

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齊詩起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
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齊魯盛行於時韓詩唯燕趙間

好之毛詩最後出未大顯也毛詩起於毛公後傳徐敖
由是言詩者本之徐敖三家並立學官而毛詩至平帝
時始立四家詩經同而傳說或異後漢又出毛氏詩而
立齊魯韓氏其後馬融鄭眾康成賈逵之徒皆發明毛
公真學遂盛而三家浸微魏晉之時齊魯之詩廢絕韓
詩雖存而益微故毛詩獨行至今

羣書考索

詩之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
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製作風雅頌之體也
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
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爰之

類是也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
此故太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
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
之矣六者之存以其篇次風固爲先而風則有賦比興
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爲之也
然比興之中螽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兔爰專於興
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不可不
知

文公集註

法始伏羲而成乎堯備乎周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
職禮樂數事粲然大備即其設位言之則謂之周官即

其制作言之則謂之周禮前乎周者非無禮也在金天時司徒曰祝鳩氏司馬曰鳴鳩氏司寇曰爽鳩氏司馬曰鳴鳩氏司事曰鵲鳩氏在帝舜時曰治官有百揆教官有司徒禮官有秩宗政官有士事官有司空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則官固有數矣虞書有二典夏書有政典固有名矣甘誓乃召六師而曲禮六大五宮先儒以爲商制至周則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仲長統以周禮爲之經禮記爲禮之傳賈公彥云按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所制之禮卽此周禮也

若稽周室隨時制宜兵刑之官分爲二禮樂之官合爲一略天地詳人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爲治之道罔不具舉後之言治者必稽焉後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滅去其典籍孔子時已不具自秦孝公用商君其政與周官相反始皇疾惡欲絕滅之焚燒獨悉是以隱藏百年漢興言禮自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戴聖是爲五傳弟子若夫周禮其出最後武帝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河間獻王王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見之始得列序者于錄畧然冬官亾矣以考工記足之考

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作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
惟歆獨識而五官亦有殘缺歆之末年始信其爲周公
致太平之迹按藝文志周官經制禮記所謂禮經是也
經禮三百注曰謂周禮也然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舉成
數也王莽時歆奏置博士柰何通天下兵革並起疾疫
喪荒弟子死葬徒有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在頗識其說
賈徽及子逵鄭興及子衆大夫者興也司農者衆也又
以經書轉相證爲解其時衛次仲賈景作馬季良亦皆
作周禮訓詁鄭康成作禮注多引杜子春鄭大夫司農
之義然則周禮始於劉歆而成於康成其後唐賈公彥

又撰周禮疏五十卷衆所解說近得其寔獨以書序言
成王旣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
逵以六卿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爲十五萬家緱千
里之地甚繆焉爲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
易尚書詩禮傳皆說惟念前業未畢者惟周官年六十
有六日瞑意倦目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初河南杜子
春年且九十能通其義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林
孝存以爲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亦以
爲陰陽之書康成獨知聖法故能荅其論難且序世祖
以來通人達士皆作訓詁使周官之不衰鄭氏力也厥

後于寶王邵之徒有爲議疏有爲論評者與夫禮帖禮鈔之類莫可勝紀而世罕得其傳豈非萃多實少不足以行遠歟惟康成上注賈公彥之疏學者用其說久矣惜乎理多錯繆未盡至當之歸欲振斯典宜有所待

羣書考索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措而帝王質文有損益周人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前藝文志

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

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殺烝趙鞅及魯君謂倂爲禮至孔子没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記或錄舊禮之義

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復或雜序得失中庸孔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錄

館閣書目

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

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已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

聖名

及孔子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蒼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世藝文志

記百三十一篇

前儒

林傳劉向校定得二百餘篇梁國戴國刪爲八十五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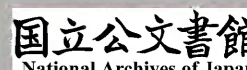
號大戴禮戴聖又刪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授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煩重及其缺畧而行於世鄭康成注其書唐孔穎達為正義舒閣書目

至孝宣世東海后蒼傳於梁國二載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即今之禮記也凡論

正義初為高堂生傳周禮十七篇又有喪服一篇舊別

行子夏為之傳鄭康成為之注馬融王肅諸儒為訓說儀禮者乃周家行禮涉於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所謂儀注者是也其初蓋三千餘條秦焚書漢訪求之止得此十七篇故多亡禮云館閣書目孝文時徐生善為頌

為禮官大夫瑕丘蕭奮授孟卿孟卿授后蒼后蒼以授二戴由是禮有大戴小戴之學大戴授徐良小戴授橋仁楊榮是以大戴有徐氏之學小戴有橋楊之學初漢立后蒼禮博士宣帝世復立大小戴大戴禮今存四十三篇其篇始於二十九篇次不倫又一本止十卷三十三篇篇目第一至三十三恐是後人改正館閣書目唐玄宗時王崑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人遠不可改易口口儀禮未知孰作或曰周公作之也孔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當是時固已有簡牘之傳矣决非秦漢間筆也其制度



必出於聖人若曰周公作之則非所敢知也漢初言經則離記言記則離經今記附經附之者又誰也出於孔氏之宅壁者曰禮記河間獻王云得先秦古書者曰禮曰記夫禮者今之儀禮記者今儀禮之記特未有儀禮之名也豈漢後學者觀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與秦暴焚書禮之見於漢者口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漢之君臣特不好不尚而已至宣成世大小戴劉向所錄止十七篇十盡逸其七八孰謂不好不尚之禍乃甚於秦之焚之也魯人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與今儀禮同陸德明賈公彥皆以爲今儀禮

考之西漢藝文志高堂生禮后蒼最明蒼以傳大小戴古經者出魯末中多天子諸侯卿大夫制愈於蒼等推士禮以致天子夫如是則高堂氏所傳特士禮爾今儀禮中所謂士禮有冠婚相見喪祭特牲饋食七篇他皆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必非高堂生所傳者不知賈陸二子何據而云爾漢取六經禮樂與焉厥後樂經亡矣有儀禮在亦不取周禮古矣然聖人設官分職之書其所用以長以治者豈能舍儀禮禮記言矣然皆釋儀禮者若樂義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聘義是也豈得而先儀禮班固之論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固

之言必有得於先生長者之緒餘而非臆度也鄭康成收拾大小戴及劉向別錄中參以今古之文定爲之注其書不純古矣漢石渠諸儒因曲臺餘論倣儀禮爲之如介僎賓主儀禮特其名禮記兼述其象意今之禮記特儀禮之傳疏也

群書攷索

燧皇在伏羲之前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禮始於燧皇也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是嫁娶加禮始於伏羲神農氏始教天下種谷始爲蜡則祭祀吉禮始於神農也黃帝於蚩尤戰於涿鹿則有軍禮也易係辭黃丸士章云古者葬諸中野則有凶禮也又論諸撰考云軒知地利

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當有與聘是賓禮也

正義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十二篇始隱公終獲麟而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備矣西漢藝文志曰仲尼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左丘明恐弟子失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以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

謂之禱机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有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此制作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總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而微言獨傳於子夏太史公猶謂其不能贊一辭彼公穀之書方出於漢雜載尸子

等語而其師承豈獨專於子夏宜其駁而不純也初漢興張蒼賈誼張敬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賈誼亦爲左氏訓詁授貫父以至賈護護授陳欽欽以左氏授劉歆漢初胡毋生治公羊春秋與董仲舒同業公孫弘亦頗授焉其后有嚴彭祖顏安樂之徒顏之後有冷豐任公筦輅寘都之學初穀丘江公授穀梁春秋於申公孝武時江公時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卒用董生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授公羊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公羊而後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及夏侯勝

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乃齊學宜興穀
梁時以穀梁並設上前上善穀梁甘露五年召五經名
儒蕭望之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
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有尹更始胡常申章
昌房鳳之學漢初有公羊穀梁鄭氏夾氏四家並行王
氏之亂鄭氏無師夾氏亡書而三傳所授並各有師自
河間獻王獻左氏而劉歆之引傳文以本維春秋公羊
而已宣帝世復立穀梁平帝時又立左氏然則左氏比
三家爲最後顯光武時諸儒廷議立左氏范申以爲不
宜立賈氏陳元請立博士賈逵言五經家皆無以證圖

識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范會自秦還晉其
處者爲劉氏明漢家堯後也故卒立博士雖選李孝封
會封卒左氏復廢史通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
請重立學官至魏晉漸行隋劉炫撰春秋述議專解杜
預左氏傳言孔穎達爲正義陸淳撰集傳春秋纂例簿
事趙正正師峻助淳傳一家之學

館閣書目

三言詩晉散騎常侍夏侯湛四言詩前漢楚王傳韋孟
諫楚夷王戊詩五言詩漢騎都尉李陵與蘓武六言詩
漢大司馬農谷永七言詩漢武帝栢梁殿連句九言詩
魏高貴鄉公賦楚太夫宋玉歌荆軻作易水歌離騷楚

漢書
十四
屈原詔起秦時壘文秦始皇傳國壘策文漢武帝問三
王策文表淮南王安諫伐閩表讓表漢東平王蒼上表
讓驃騎將軍上書秦丞相李斯上始皇書書漢太史令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對賢良策漢太子家令晁錯上疏
漢中大夫東方朔啟晉吏部瑯山濤作選啟奏記漢江
都相董仲舒詣公孫弘奏記牋漢護軍班固說東平王
牋謝恩漢丞相魏相請公車謝恩令漢淮南王有謝群
公令秦漢枚乘奏書諫吳王濞駁漢侍中吳丘壽王傳
公孫弘禁民不得駁弓弩議論漢王褒四子講德論議
漢韋玄成奏罷郡國廟議及騷漢楊雄作彈文晉冀州

刺王深集雜彈文薦後漢雲陽令朱雲薦伏湛教漢京
毛尹王尊出教告屬縣封事漢魏相奏霍氏權封事白
事漢孔融主簿作白事書移書漢劉歆移書讓太學博
士論左氏春秋銘秦始皇登會稽山刻石銘箴漢楊雄
九州五官箴封禪書漢文園令司馬相如讚司馬相公
作荆軻讚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序漢沛郡太守作
鄧后序引琴操有箜篌引志錄楊雄作記楊雄作蜀記
碑漢惠帝四皓碑碣晉潘尼作潘黃門碣誥漢司隸從
事馮衍作誓漢蔡邕作艱誓露布漢賈弘爲馬超伐曹
操作檄漢丞相祭酒陳琳作檄曹操文明文漢太山太

守應劭樂府古詩對問宋玉對楚王問傳東方朔作非
有先生傳上章後漢孔融上章謝大中大夫解嘲楊雄
作訓漢丞相王簿繫欽祠其先王訓辭漢武帝秋風辭
旨後漢崔駰作達旨勸進魏尚書令荀攸勸魏王進文
喻難漢司馬相如喻巴蜀并難蜀父老文誠後漢杜篤
作女誡弔文賈誼吊屈原文告魏阮瑀爲文帝作舒告
傳贊漢劉歆作烈女傳贊謁文後漢別部司馬張超謁
孔子文祈文後漢傅毅作高闕祈文祝文董仲舒祝日
蝕文行狀漢丞相倉曹傅朝幹作楊元伯行狀哀策漢
樂安相李亢作和帝哀策哀頌漢會稽東部尉張紘有

陶侯哀頌墓誌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作從弟墓誌誄漢
武帝公孫弘誄悲文蔡邕作悲溫舒文祭文後漢車騎
郎杜篤作祭延鍾文哀詞漢班固梁氏哀詞挽詞魏光
祿勲繆襲七發漢枚乘作七發離合詩孔融作四言離
合詩連珠楊雄作篇漢司馬歌詩漢枚臯作麗人歌詩
遺命晉散騎常侍江統作圖漢河間相張人作玄圖勢
漢濟北相崔瑗作草書勢約漢王褒僮約

羣書考索

劉氏鴻書卷六十六

終

第六十七卷
 文史部二
 著述
 子思中庸
 倉頡作書
 子雲法言
 長紹作賦
 坐簞執扇
 著書多在晚年
 晝錦堂記
 溫公通鑑樣
 急結未了
 一字未安
 文正剛直
 史貴直筆
 當加寶惜
 學問
 變化叵測
 達官無異
 要在聖經

第六十七卷

文史部二

著述

子思中庸

倉頡作書

子雲法言

長紹作賦

坐簞執扇

著書多在晚年

晝錦堂記

溫公通鑑樣

急結未了

一字未安

文正剛直

史貴直筆

當加寶惜

學問

要在聖經

變化叵測

達官無異

心手閒懶

直截工夫

聖王之學

十一聖人

韋編鐵撾

視肉撮囊

管子知愈兒

為周威王師

賢於暗行

蘇張同學

不知馬足

瑯嬛福地

好箇歐九

南倭海水

十經

夏課

風流罪過

磨杵作碓

為時名相

鑄一鐵硯

始有板刻

讀書良法

如此下物

文選蘇文

自是不同

卷六十七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六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文史部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著述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尚書曰虞夏數
 四篇善也下此訖於秦費効堯舜之言耳子思曰事變
 有極正自當耳假令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樂朔曰作書
 喻民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
 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及荅之曰道為知者傳今
 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

雖以宋為舊然世有仇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
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祖君
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四
十九篇

孔叢子

倉頡作書而鬼哭楊子雲作太玄有人語之曰無為自
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王遠知作易總雷電中一老人
取去是鬼常憎人學問也李廣勤學博物夢一人出於
其身語之曰身是心之神君過相役使是以相辭倉頡
等之鬼殆類是耶彼教長卿作大人賦燃藜天祿閣上
及贈王肅墨逼退之吞篆文者定奇鬼也

文海披沙

楊子雲懷鉛提槩從計吏訪四方語作方言及撰法言
蜀有富人賞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曰富人無義正如
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乎

抱朴子

司馬長卿作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楊雄有夢
腸之談曹植有胃反之論任末削荆為筆剋樹汁為墨
夜依林木望月映星太冲門庭廁溷皆置筆研周太朴
作詩屬思不續墜落坑塹不覺朱詹吞紙實腹抱犬而
臥孫敬折柳寫經睡則懸頭於梁鄭灼患熱以瓜鎮心
便起誦讀崔融為文下直馬過其門而不覺王摩詰至
走入醋甕今人以鹵莽裂滅之學粗心浮氣剽竊掇拾

而妄意時名謂可襲取噫難矣

文海披沙

陸摛年二十六歲有王儉嘗令賓客隸事多者有賞惟何憲差勝乃賞以五花簞白團扇坐簞執扇意甚自得摛後至儉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立成文章既與辭亦鮮美舉坐擊節摛乃令左右抽簞手自掣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千歲考

劉罷之云孔子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爲萬世法古人著書多在晚年蓋爲此也

韓魏公在相會爲畫錦堂記于歐公云仕宦至將相富

貴歸故鄉韓公得之愛賞後數日歐復遣介別以本至云前有未是可換此本韓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于仕宦富貴下各添一而字文義尤暢所以前輩爲文不肯草草類如此

過庭錄

蘓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唯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當杜門著書不令廢日只效溫公通鑑樣作議論商略古人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

宋書

司馬溫公編通鑑時手藁蹟嘗見數幅如人名字各分代類寫書久未成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爾溫公聞

之遂急結末了故五代多繁冗小人害事往往如此說

古今說海

范希文作嚴先生祠堂記李太伯在坐問曰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然改之蓋太伯因記中有貪夫廉懦夫立六字遂思聞伯夷柳下惠之風一段因得此風字也

紀事

范文正公知慶州日有人以碑銘託公者公為撰述夤緣及一貴人陰事一夕夢貴人告曰某此事寔有之然未有人知者今因公之文遂暴露矣願公改之公夢中

謝曰隱公此事則其人當受惡名公寔有此我非諛人者不可改也貴人即以語恐公曰公若不改當奪公長子公曰死生命也未幾長子純佑果疾卒又夢貴人曰公竟改否若不改當便奪公一子公又曰死生命也俄而次子純仁亦病此兩夢貴人甚有倨色既而又夢貴人乃以情告曰公長子數當盡我豈能奪今告公為我改之公次子行安矣公卒不改純仁數日遂安得後至丞相公之剛直足可見也

青瑣高議

四明陳極子經嘗作通鑑續編書宋祖陳橋之事曰匡胤自立而還方屬筆之頃雷忽震其几子經色不變因

厲聲曰老天雖擊陳桎之臂亦不改矣後三日子經晝
寢夢爲人召去至一所門闕壯麗如王者居門者奔入
告云陳先生來矣子經進立庭下殿上傳呼升階中坐
者冕旒黃袍面色紫黑降坐迎之曰朕何負於卿乃比
朕于篡耶子經具知其宋祖也謝曰死罪臣誠知以此
觸忤陛下然史貴直筆陛下雖殺我不可易也王者俛
首子經下階因驚而寤洪武中子經爲起居注坐法死
臨刑 上曰吾特爲宋祖雪憤矣 庚巳編

溫公獨樂園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
未手觸者嘗謂兒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吾輩唯此耳當
極加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日視天氣晴明設几
案於當日所側群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
不損動至啟卷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敢啓或
欲行即承以方版非唯免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
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
挾過每見汝輩輕以兩指爪撮起是愛書不如愛貨貝
也其人可知矣 初潭集

學問

通天地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耻也洞觀時變不可
無諸史廣求明理不可無諸子遊戲詞林不可無諸集

河書
旁通多知不可無諸雜記錄而其要惟在聖人之經聖人之經非如史子文集雜記雜錄之供涉獵而已必飲而醉其醇食而飽其馘簷曝偶談

諺曰一年二年與佛齊肩三年四年佛在一邊言志之難久也惟無悅其易無憚其難積久而用成變化叵測矣○閑居事業與達官無異觀聖賢書如對君父觀史如觀公案觀小說如觀優伶觀詩如聽歌曲此其樂與達者何異經鉏堂

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强役於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其易見意不滯於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注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臥心手俱閒則著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古今說海

吾輩須多讀書然後眼界濶胸腹飽地步高雖然阿難多聞未證聖果六祖不識一字大暢宗風又不索向故紙堆中尋覓消息只須開明性地保養靈珠經文字不過隨力隨緣借彼證我與懸鏡照物相似這便是直截

了當工夫朱子答潘叔昌云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却不會學得上天即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却旋學上天人亦不妨也此朱子晚年識見直是摸着鼻孔處白拂齋

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太真顓頊學伯夷父帝學學伯招帝堯學州文父帝舜學許由禹學大成執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學管夷吾隰朋晉文公學舅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尹筮吳王闔閭學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學范蠡大夫種此皆聖王之所學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

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啞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呂氏

春秋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后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黃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學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

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家語

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槌三折漆書三滅

論語識

○莊

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撮囊四字頗

奇 菘林伐山

管子知俞兒畢耳溪神東方朔知畢方獨足鶴劉向知貳負上郡山中械一足屐諸葛恪知侯囊山精如卯屐陸敬叔知彭侯黑狗無尾張華知銅澡盤晨夕鳴鼓知然石中相應一以水灌之便熱陸澄識服匿单于賜蘓

武酒器 書蕉

周時甯越中牟人苦畊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臥我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為周威王之師 初潭集

昔者晉君之問於師曠也曰吾年七十而欲好學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師曠曰胡而不秉燭晉君怒以為其戲之也師曠進曰臣聞少而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學如秉燭之明秉燭者賢於暗行矣於是平公枕以其所御觴觴師曠 太平御覽

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剪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

力寫書非聖人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塗無所題記以
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析竹爲簡二人每假食於
路剝樹皮編以爲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
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子
何國人荅曰吾生于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
者谷名也乃謂其術教以于世出俗之辨即探胷中得
二卷說書輔世之事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相近也

拾遺記

朱穆耽學銳意講誦或時不自知亾失衣冠顛墜阮屨
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馬之繇足

後漢書

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爲建安從事遊於洞宮遇一人於
塗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則二十年内
書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華
頗內服相與驩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
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差戾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
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
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
故荅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指
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
如三墳九丘檮杌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賃任數

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即命小童送出
華問地名對曰瑯嬛福地也華甫出門忽然自閉華回
視之但見雜草藤蘿繞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
隙撫石徘徊久之望石下拜而去華後著博物志多瑯
嬛中所得帝使削去可惜也玄觀手抄

王儉自以博聞多識過陸澄澄待儉語畢談及所遺漏
數百千條皆儉所未睹乃歎服歐陽永叔繼昌黎絕學
劉原父嘗謂人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讀
書耳白拂齋

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畫則嚙草欄外夜則歸臥

欄中知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羣
臣俱無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
倭人拾方諸畔腊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着物則晝
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撓飄擊急有石落海岸得之
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
曰見張騫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
朝舊本書載之何氏語林

周續之詣范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初潭集
長安舉子落第者六月後不出謂之過夏多借淨坊廟
院作文章曰夏課時語曰槐花黃舉子忙南部新書

北齊郎基為鄭州長史性清儉惟令人寫書潘子儀遺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五色線

昔李白讀書於象宜山中未成棄去過小溪逢老媪方磨鐵杵問之曰欲作砥太白感其意還卒業媪自言姓

武今溪傍有武氏巖萬花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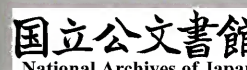
唐相國裴公坦太和八年李漢侍郎下及第自以舉業未精遽此叨忝未嘗曲謝座主辭歸鄂縣別墅三年肄業不入城歲時恩地唯啟狀而已至於同年鄰於謝絕掩關勤苦文格乃變然始到京重獻恩門文章詞采典麗舉朝稱之後至大拜為時名相也夫世之干祿先資

名第既得之後鮮不替懈自非篤於文學省顧賓實者安能及斯裴公廟堂之期有以見進德之無斁也北史

瑣言

宋桑維翰人形醜恠身短面長常臨鑑自竒曰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屢舉進士試官惡其姓與喪字同音不取或人勸改業翰乃鑄一鐵硯以示人曰硯穿則易之卒以進士及第其志堅如此宋書

蘇文忠公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曰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言其少時史記漢書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諸子百家轉相摹刻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其文辭



學術當倍蓰昔人而後學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
蘇公此言切中時病古人書籍既少凡有藏者率皆手
錄蓋其得之難故其讀亦不苟自唐世始有板刻至宋
而益盛雖曰便於學者然以其得之之易遂有蓄之而
不讀或讀之而多滅裂則以有板刻之故無恠乎今之
不如古也古語云讀書不如寫書信哉

嘗有人問於蘓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
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
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
矣三五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御焉此誠讀書

之良法

丹鉛摠錄

蘓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
以一斗爲率公深以爲疑使子弟密覘之聞子美讀漢
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掌曰
借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
坯與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
如此復舉一大白公聞之大笑曰如此下物一斗不足
多也

何氏語林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
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

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
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
士尤盛亦有語曰蘓文熟喫羊肉蘓文生喫菜羹

老學

庵筆記

明潛州布衣陳真晟家如微賤父打銀嘗携公攻業於
人其人密爲防公年十一語其父曰何執業而蒙盜賊
之防耶遂勸其父舍之見賣油者問其所得曰日餘油
二壺喜曰此足備養矣貨油至書舍聞講有秀弟章大
悅明日又至聞講弟子入則孝章益喜入請其師曰今
日所講似勝於昨爲此言者何人也師曰昨日之言乃

有子弟子也今日孔子之言師也公曰自是不同聖賢
之學真可師法小人願從受學日以餘油二壺爲贄何
如師曰諾復告曰吾以賣油代吾父打銀之業備日養
耳專一於學則累吾父願得每旦一受講日仍賣油師
從之逾年學大進卒成名儒今理學名臣錄稱其自拔
流俗厭末作之蠹心而棄之正謂此也

陸刃獻書卷六十一

其為之語曰文

章學者翁然從之而獨

元盛亦有語曰文熱與

蘓文生喫萊莫

飛谷類未刊之蠹以而棄之五階北出

其之愈卒學大豈卒如各謂今野學各且

其專一於學則累吾父願斯君且一受

賦相曰詰野者曰吾以賣曲升吾父

文學真何相去小人願與受學日以

育下弟于也今日其于也言相也公曰

自是不同望

